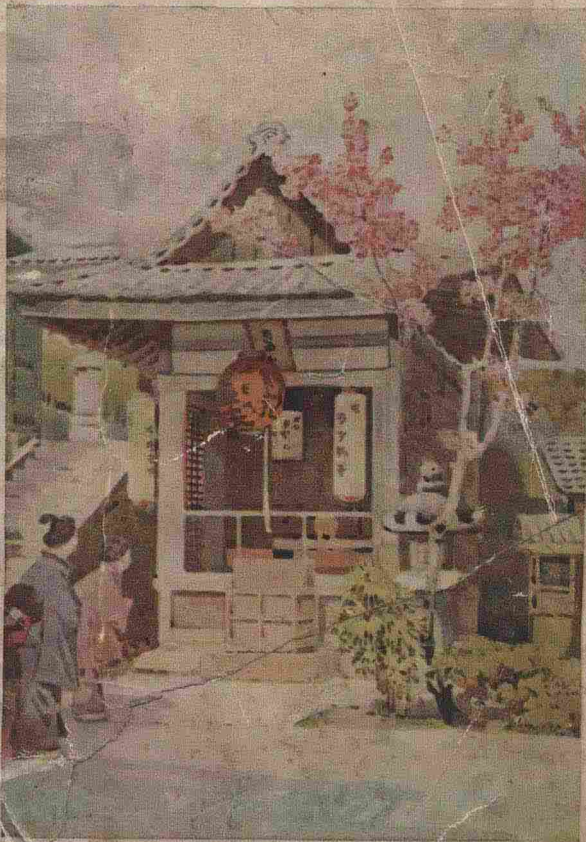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日 本 一 瞥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少年史地叢書

日本一瞥

俞松笠譯述

商務印書館發行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 JAPAN

Translated by

YÜ SUNG LI

1st ed., January, 1926

Price: \$3.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初版

少年史 日本一瞥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俞松筮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梧州 雲南 貴州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日本一瞥目錄

第一章	日出處……………	一
第二章	日本的男女兒童……………	四
第三章	日本的男女兒童(續前)……………	九
第四章	日本的少年人……………	一三
第五章	日本的少女……………	一八
第六章	房屋內……………	二四
第七章	房屋內(續前)……………	二九
第八章	日本的一日……………	三二
第九章	日本的一日(續前)……………	三九
第十章	日本的遊戲……………	四四

第十一章	偶人節和菖蒲節	四九
第十二章	一法尋的行樂	五三
第十三章	放風箏	六〇
第十四章	神話	六五
第十五章	茶室和廟	七一
第十六章	茶室和廟(續前)	七七
第十七章	人力車夫	八〇
第十八章	鄉村	八七
第十九章	鄉村(續前)	九二
第二十章	警察和軍人	九六
第二十一章	兩大節日	一〇一

# 日本一瞥

## 第一章 日出處

世界的又一邊，距離我國（英國）很遠的地方，有一羣海島，造成的日本王國。日本這兩個字就是『日出處』的意思，以這個名稱稱呼一個在遠東日出地方的國度真正絕好的了。

日本的國旗也畫上一個上升的太陽，太陽射出的光線用針形來代表；這國旗如今是永遠有名譽了，因為在打勝俄羅斯的偉大而神奇的戰爭裏，這旗曾經出過多次的風頭的。

日本人在種種的情形裏喜歡拿他們自己同他們的英屬的朋友和各同盟國比較。他們指着日本是亞細亞海岸邊的一羣海島，像不列顛是歐洲海岸邊的一羣海島一般。他們自稱在海上戰鬥的英勇和機智像英吉利的海

軍在陸地上戰鬪的可敬，也像不列顛的陸軍。他們喜歡稱他們自己爲『東方的英吉利』，而且稱他們的土地爲『太平洋的不列顛』。

日本的崛起成爲世界的一強國，乃是很突如其來神異可驚的。在五十年以前，世界上還沒知道有日本；他禁止外國人到他的國內去考察；所以他的國民和風俗便絕少外人知道。

那時他的海軍不過是幾隻木製海船；如今他有了一隊華美的鐵甲艦，由一班勝任愉快如英吉利海員一般的人物掌管。他的陸軍從前不過是插着兩把刀和帶着弓和矢的兵隊；如今他的兵隊都帶着最新的軍器，有名於世界，便是世界上最強的國也都怕和他做仇敵。

五十年以前，日本還是純粹的封建制度。他的大諸侯稱爲大名。每一諸侯各有一座堅固的城堡和他自己的私有兵隊。各諸侯之間不絕的爭鬪，常常用他們的武士——他們的從人的名稱——軍隊交戰。日本那時很像英國

在薔薇戰爭的時代；國內的爭論是列陣而戰的。如今一切都成爲往事了。各諸侯都成爲在野的紳士；武士軍已經解散，日本仿照歐洲各國的規模，用裁判官、警察、法院，像一個歐洲國家一般的統治辦理。當日本人已經決意出現，在世界主要在世界的大國當中占他們的位置的時候，他們並不採用何種『攙和式』(half-measures)；他們的投身世界是簡單痛快的。他們一意投身在新發明和近代運動的潮流裏。他們建築鐵路，設置電報和電話線。他們建立銀行和鐵廠，機坊和製造局。他們建築橋梁，改良道路。他們有各級法院和一個國會，國會議員由國民選舉；新聞紙到處發達。

日本是個秀麗的國度。國內富於佳妙的山，山上的河流從峭直的各斜坡飛躍而下，衝過岩石成爲雪狀的瀑布。各小山的腳邊便是些平原和山谷，受着從山溪的灌溉便肥沃異常。然而高山很多，平原很少，祇有一小部分的地方可以種植五穀，因此日本很是貧瘠。日本的天氣和大不列顛的天氣，不相



上下，惟夏季較熱，冬季有幾處冷吧了。許多高山是火山。有幾座火山仍然未滅，所以地震頻仍。有幾次地震發生劇烈的傷害。一八七一年大地震時人民死了一萬，傷了二萬，毀滅房屋十三萬所。

日本最高的山也是最秀麗的，因此大爲日本人所愛，他們將他當作『太岳 sacred height』。他的名字叫做富士，他站在近海的地方，也近着東京城。差不多是一個完全的尖圓形，形象最爲美麗，高入空中大約一萬三千英尺。從海裏看牠的景緻，最華麗而且最莊嚴。遊歷家還在遠遠的不能得着海岸和城的一瞥之前，先看見插天的山峯，戴着光亮的雪冠，巍巍然獨立着，絕不覺得他所站着的陸地的踪跡。日本人極愛天然的美景，因此他們崇拜富士山。他們的美術家永不厭倦的圖畫他，他的圖畫在國內最遠的各處地方都找得出。

## 第二章 日本的男女兒童

世界上沒有一國的兒童更比日本的兒童快樂的。他們的父母是專心致志於他們的，因此兒童們常是好的。這句話似乎說得太過，然而卻是真的。日本的男女兒童行爲安靜而且很鎮定像長成的男女一般。日本的嬰孩從能够懂得各種事物的第一時期起，就教導他節制他的感情。若遇着痛苦或憂愁，不得哭泣或哭喪着臉；因爲這一種情形是不雅觀不中聽的。若遇着歡喜或快活，不得響笑或做出太甚的嘈雜；因爲這一種行爲是下賤的。所以日本的一个男童或女童長成起來很安靜，很文雅，又很謙恭，對於各事和各人都是一個微笑。

他們幼稚的時候，放了學遊戲很多。不論市裏村裏街道上都是遊戲場，他們就在這裏戲球，擊毬子，或放風箏。

幾乎每一個小女童有一個小兄弟或小妹妹縛在她的背上，因爲日本國裏除了很富的人用養娘提抱嬰孩之外，從沒有把嬰孩抱在手臂裏的。嬰孩

用一幅肩巾縛在他的母親或姊姊的肩上，就將這肩巾當作小牀和搖籃用。這小女童並不因背着嬰孩失了一些兒的遊戲。她跑來跑去用她的羽子板擊毬，或跟着她的朋友們賽跑，嬰孩在她的背上蕩來蕩去，他的小頭從一邊側到又一邊，彷彿像要顛墜的樣子。然而卻是完全無慮的，他或是張着兩隻尖利的，黑的小眼看着遊戲，或者竟安然的睡着。

男童和女童的衣服的形式外觀相同，而且更特別的就是他們穿着衣服和他們的父母一般無二。日本國裏是沒有兒童的服裝的。外衣比較的小一點，配合着小的穿衣人的身體——如此而已。

服裝的主要物件是一件寬鬆的大衫，稱爲 *kimono*。外面的 *kimono* 之下是一件裏面的 *kimono*，衣裳用一條大的腰帶束在身體的周圍，稱爲 *obi*。

*obi* 是日本的女子心裏的得意之品。若是她的父母是豪富的，必是華貴的絲綢或美麗的花緞或黃金色的布做的；若是她的父母是貧苦的，他們必定

儘他們的力量爲她做到財力相等的美麗。除<sup>〇三</sup>之外，她誇耀她自己的就是裝飾黑髮的各種裝飾品——精美的髮針，針頭用玳瑁或珊瑚或油漆塗飾的；理髮梳，彫刻得最美觀的。

童子的 *ohi* 更切於實用，並不像他的姊妹一般的華麗。他小的時候，衣服都是黃色的，他的姊妹乃是紅的。到五歲的時候，他穿上 *hakama*，於是是一個很尊貴的兒童了。*hakama* 是一種綢做的褲，男人們穿着當作一件遮蔽下體的 *kimono*。到五歲已滿的時候，男的兒童領到廟裏去感謝保佑他到這麼大的神祇；當他趾高氣揚向前行走的時候，得意洋洋的聽得他的新絲綢製的 *hakama* 在他的 *kimono* 的下面悉索的響着，他覺得他自己居然是個成年人，而昨日的嬰兒時代已經撇得遠遠的了。

脚上穿着 *tabi*——就是厚的白襪，也可以稱爲『脚套 *foot-gloves*』，因爲有分開的部分容納脚指的。

脚套既可當作室外用的襪，又可當作室內用的拖鞋，因為在日本的房屋裏是沒有人穿靴子的。當日本人步行而出的時候，他將他的脚套入高的木屐裏；當他回家的時候，他脫去木屐在門邊，單穿着 *zori* 走進他的家裏。其中的緣故，詳述在下文。日本的衣服都沒有袋的。他們不拘什麼要隨身帶的都塞在腰帶裏，或者塞在 *kimono* 的袖子裏。 *kimono* 的袖子很長，有容納人通常要帶在袋裏的各種零星東西的很大的地位。

但是精美的 *kimono* 和華麗的 *obi*，是給豪富的日本人用的；貧苦的得不到這種衣飾，穿得很樸素。苦力——日本的工人——在天氣熱的時候幾乎是裸體而行，祇穿着一套短的布褲子，等到他看見警察來了，他便拉上他的藍布衫，因為警察有權柄去監察他衣裳是否穿得端正。他的妻穿一件布的 *kimono*；一對夫妻——苦力們——花了四十五錢 *sen*，就能夠從頭到脚著得很體面；四十五錢——每錢作半便士算——總計英幣一先令十便

士半而已。

### 第三章 日本的男女兒童（續前）

日本的童男和童女到學校裏去的時候，對着他們的先生深深的一鞠躬，用一種營營的聲音抽一口氣。這算是一種最恭敬的表示；先生回答他們的謙恭也是對他們深深的一鞠躬。然後兒童們坐下，開始學他們的功課。

他們的課本在我們看來很爲希奇。不但書中的字印刷得很大，而課本似乎倒了過來。要找第一頁，就翻轉到書的末頁；一直倒讀到前面這頁。再者，他們讀書不是照我們（英人）讀書的格式從左讀到右的，乃是從右讀到左的。也不是就此便完了；因爲書中的行列並不是橫排在頁面上的，乃是上下排列的。併攏來說，一册日本的書，在起初的時候，是一件很迷惑的事。寫作的功課上來的時候，兒童們沒有筆的；他們用刷子來代替。他們將刷子浸入墨水裏，然後畫字，一個一個的向下畫去，在右邊一行的頂上起首，畫到左邊一行

的底部爲止。若是他們有一個姓名住址要寫在一個信封上，他們將姓名住址顛倒轉來：開首寫出國名，後寫人名——英國，倫敦，肯新登園，白朗約翰先生。

但日本的兒童們在家裏很有許多東西學習彷彿和學校裏一般。他們在學校裏學算術，地理，歷史，和其他等等，也像在英國的兒童一般，但對於他人的禮貌和品行乃是他們的父母仔細訓練的。個人對於他人的行爲的技術，在日本是絕不容易學習的。不但像我們所懂得的如好感，文雅，謙恭之類，還有一種完全糾纏的行爲的制度：鞠躬幾次，鞠躬應該怎樣行。對於尊長，平輩，和卑幼有許多不同的敬禮的形式。社會上各種階級，各有其自己的表演某種行爲的方法；據說女子所在的階級可以從她遞一杯茶給來賓的時候看出。兒童們從最早的時代就教練這些觀察法，因此他們永不出錯誤的。

日本的嬰孩教成怎樣的行走，怎樣的鞠躬，怎樣的在尊長面前下跪，將頭

磕在地板上和怎樣的再立起來一切行爲要用最恭敬的禮貌做成而且不得動亂 Kimono 的一個褶襠。

兒童是很仔細的教過怎樣的伺候別人，怎樣的走進屋子，怎樣的拿一隻托盤或碗到正當的高低；最緊要的是怎樣用最雅緻最正確的儀式獻一杯或一碟。有一位文學家談到往一家日本的店鋪裏去買他所要的幾件東西。店主人，主婦，兒童，都對他磕頭。有一個眠熟在他阿姊的背上的三歲的嬰孩，也被驚醒起來，叫他對着外國的紳士行他的各種敬禮。他醒來並不吃驚，也不哭叫，即刻懂得要他做的是什麼；他立定了兩腳，然後向前行他的鞠躬禮，將他的小頭磕在地上，貼準像比他長大的家中人所行的一般。行禮之後，他依舊再縛在肩巾裏，一會子又睡着了。

排列花卉和點綴品的技術是女子的家庭教育的別的一種緊要事件。日本人的屋子裏的各物都是很仔細的收拾的，因此使屋子裏和環境相配。將



一束的花安插在一個磁瓶裏，是一件很有思想很當心的事。兒童們都須受教練怎樣的裝置花朵和小樹枝，因而求得最美麗的結果；在許多日本人的家裏都可以找得許多書，內中載着法則和圖樣，以助他們取得這一種精練的裝置的能力。這一種嗜好和優美的情感是一般日本人所同有的，就是極貧的人也是這樣。有一位著名的美術家說：

『或者我在這一回子裏有了一種最奇異的經驗，就是遇着日本的天賦的藝術的本能：我得了一大宗的扇面，在一日的下午自己忙忙的要將這些扇面佈置在牆壁上。我的小的日本書僮也在屋裏，當我進行我的工作的時候，我時時在他的面上看出一種神色，顯出他不滿意我的做法。過了一會子，他這種不滿意的神色越加顯明了，我就問他是什麼事。於是他直認不諱，說他不喜歡我佈置扇面的方法。我問：「你爲什麼不即時告訴這話呢？」他回答說：「你是從英國來的美術家，用不着我說的。」然而我逼着他教他照自己的

嗜好親自去佈置各扇面我應該說我受了一種出色的教訓這工程大約費了他兩小時的工夫——安放，佈置，改正；等到他裝置完畢的時候，其結果果然美觀。那牆是一幅完全的圖畫：每一張扇面似乎恰好的放在應該放的地位，而且看來似乎若是改換了一張，必定影響或破壞了全部的計畫。我很虛心的接受這種教訓，並且永遠異常的信服：日本人正是他們現在所需要的人——一種天然的美術的人民，有活潑的技術的本能的。』

#### 第四章 日本的少年人

日本的少年男子是合家的君主。日本對於婦女所處的地位是完全東方式的。少年男子和後來成人，絕對執掌著管理姊妹或妻子的權柄。日本的高等社會中人對於這一類的事漸漸的放大眼光，這是實在的。富家的婦女都受適當的教育，穿着西裝，摹仿西方的儀式。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們一桌同坐，比他們先走進屋子或車子，都像英吉利人待遇英吉利婦女的一樣。但在中

等和下等社會裏，一切的舊規矩仍然留存；婦女是純粹的僕人。據說即使在最尊貴的家族當中，在燕私的時候，一切舊習慣仍然看得出。尊貴的婦女在穿着西裝的時候的被待遇固然和她的西方姊妹一般，當她們回復到 *mono* 和 *obi* 的時候，仍然做她的祖母所做過的，以服侍她的丈夫爲得意。

日本國的男系的重要，是從國家的宗教習慣起來的。宗教習慣的主要事務是敬禮祖先。一家的祖先作爲合家的神明；但被敬禮的祇有男系的祖先；在一家的神明的神堂上女系祖先之前從來沒有獻祭的。財產也是大半在男系裏授受；每一個日本的父親，都亟亟的要有一個接續他的祖宗的香火的，和繼承他的財產的兒子。

因此一個兒子生下來的時候，在一個日本的家庭裏受無限的歡迎；然而換一面說，我們也不應該想到女孩兒是被虐待的，或者竟至於摧殘的，像有時候在中國發見的情事。那可是一點也沒有的；她的受鍾愛和被愛惜正和

她的兄弟一樣。不過她對於家族的系統不像男系一般的重要吧了。

兒童到了三歲的時候，就帶到廟裏去拜謝神明。到了五歲的時候，又到廟裏去，再感謝一次。如今他穿着 *hakama*，成人穿的衣服，從此覺得自己是成年的人了。從這一年以往，日本的兒童在較富的階級裏的，從此在學校裏用心讀書，等到他有入大學的程度；但在較貧的各社會裏的兒童，常常從此開始做工以謀生活。

最小的幼兒所治理的聰明工作，歐洲的各遊歷家都以爲是神奇可異的事。小的兒童往往在那裏釘書，做紙燈籠，塗油在紙燈籠上，做磁杯，打草索，那是新年的第一星期掛在屋的前簷，禁止惡鬼走入用的，又能織造鋪地板用的蓆，和其他各色的職業。觀察學做牙醫的兒童們的實習是很有趣味的。日本國裏人民的牙醫往往用大拇指和手指取出一個病牙，而且拔出病牙像任何工具所能夠拔的一般穩確，所以牙醫的學徒學習他們的職業先從一

塊板上試拔釘兒入手。他們開始用平頭的洋釘，繼續習練，等到能夠用大拇指和手指拔出牢牢的釘入木板的釘。

他們運氣好，常常得一個放假日。日本有許多節日，那時父母和兒女拋下他們的工作到某處著名的花園裏或廟裏盡一日的快樂。內中有一個兒童的大節日——菖蒲節 (Feast of Flag)——是在第五個月的第五日舉行的。這個節日我們下文再講。

每一個日本兒童都受教過：他對於他的父母和他的皇帝所負極重的義務。這些義務，在日本人的眼光看來，在於萬事萬物之先。不拘什麼別的東西他都可以拋棄得，唯有這兩種的服從是永遠不可忘記的。他從嬰兒時代就熟悉許多故事：內中表演許多兒童做的絕倫超羣的事，和擔當極大的艱苦，爲的是服事他的父母。有一冊著名的古書，叫做『二十四孝』 Twenty-four

Paragons of Filial Virtue。』這書裏載著孝子事蹟的舉例，在日本的家庭

裏都很熟悉的

著日本書的大著作家張伯倫教授 (Professor Chamberlain) 摘述的例證。當中的幾條，在我們看來，頗爲荒謬。他說：『有一個孝子，有一個不慈愛的繼母，很喜歡吃魚的。他對於她的虐待毫不怨恨，並且赤身的臥在結冰的湖面上。他的身體的溫暖把冰融化成一個孔，便有兩條鯉魚游到這孔裏呼吸空氣。於是他便捉了這兩條魚獻給他的繼母。還有一個孝子，雖然年紀很小，皮膚嬌嫩，硬要在夜裏沒遮蓋的處所睡眠，爲的是使蚊子獨釘他一個，使他的父母睡着沒有驚擾。』

『第三個孝子是窮苦的人，他決意活葬他的孩子，爲的是要多出食物來，就將這食物供養他的老母；但是他被皇天賞賜了，發見出一個滿盛着黃金的器具，他們得著這黃金，全家便永遠快樂的過日子。但內中最可笑的是老萊子的故事。這孝子雖然年紀到七十歲了，還常常穿着小兒的衣服，在地上

跳走。他的目的是要引誘他的九十多歲的父母去思想：就是他們見了還有這樣兒嬉的兒子，究竟年紀還不很老。」

日本人對於忠君一事十分認真，因為其中也包括對於國家的義務在內。他以為他的生命屬於他的國家的，所以他不但願意將生命作國家的干城，並且以為榮耀的。這一端在從前和俄羅斯戰爭的時候已經完全看出。日本的聯隊 (regiment) 屢次奉命去就某種的死。沒有一人問這命令，沒有一人想要違背一息的。隊伍向前進行，等到各人都被打倒，最後的壯聲還喊着他的最後的響亮的『Banzai! (萬歲)』這是日本教訓各兒童的結果：就是能夠遇到的最榮耀的事，是為他的皇帝和本國死。

## 第五章 日本的少女

『服從』這句話在日本的童男的一生裏有一大部分；在日本的少女的一生裏乃是終身。自從她嬰孩時代起，就教給她服從家屬當中的某人或別人

的義務。有一部古書，在日本的家庭裏都研究的，日本的少女都用心學習的，叫做『Onna-Dai-Gaku』——就是『閨門寶訓 Greater Learning for Women』的意思。這是一卷少女們和婦人們的道德法典，開首就說婦人應該有三種服從：第一，當沒有出嫁的時候，服從她的父親；第二，當已經出嫁的時候，服從她的丈夫和他的家庭的各尊長；第三，當寡居的時候，服從她的兒子。

日本的女小孩，在三歲以前，把她們的頭髮剃成各種奇異的花樣，但三歲以後，就得留着頭髮，任他長到天然的長短。在七歲以前，她圍着軟絲綢的狹的 *obi*，（嬰孩的帶）；但一到了七歲，她便圍上堅韌的闊的 *obi*，縛着一條極大的活結的帶，從那時起，她的服裝就色色都是婦人的了。她如今是一個 *musume* 或 *moosme*（日本的少女）了；是世界上的一个最快活，最活潑的小生物了。她是永不胖大的，因為她到了長極的時候，大概不過四英尺零八英寸高；五英尺高的日本婦人算是個極長的女子了。



這時候是她穿著華麗的顏色的時代，因為一經出嫁之後，必須穿著得清淡。一隊的少女細步向前去赴宴或到集上去，看去很像一簇燦爛的花在那裏行動。她們穿著華美的絲織的 kimono，顏色深淡不一，或是硃紅和金黃色的 kimono，或是淡紅的，藍的，白的，用可愛的蘋果花的圖樣來做點綴；或者是絲織的縐紗的 kimono，顏色是光明的各種綠色和金黃的各種櫻色；虹的各色都應用，但一切顏色都妥協而且有完全的趣味。若是遇着一陣狂雨，她們便將花花綠綠的 kimono 撩起，這時節看去像一簇罌粟花，因為各人都露出一身光耀的紫色的下裳，也稱為裙子。

這時候不但是日本少女濃妝豔抹的時代，也是她遨遊市集和寺廟的時代，享受可以落在她身上的各種快活；因為她一經出嫁之後，那引導她到快樂的道路的門就關閉了，使她好久不得再入。日本的新婦的義務是極嚴的，常常管住她在家裏，等到她的兒子娶了媳婦，她有了一個新婦可以代她負

擔家務的一切仔肩的時候，黃金的日子就破曉了。於是她的操作有了替身，她又可以再到廟裏，戲院裏，市集裏和宴會裏去了。

日本的結婚是早的，少女出嫁在十六七歲之間，若是到二十歲尙未出嫁，便算是一件大不幸。一經結婚之後，她就和她自己的親屬完全分離，跟着她丈夫的家人。新娘出嫁的時候，穿了一身白衣——喪服——表示一種很激動的形式；而且當她要離開她娘家的時候，燒着行洗禮的火，彷彿像屍禮送入墳墓一般。這是表示新娘出嫁之後，對於她的老娘家從此斷絕，她的終身必須銷磨在她的丈夫和他的家屬的服務裏。

婚姻的儀式是很簡便的。和英國的風俗不同，也沒公共的宴會，也沒有宗教的典禮；主要的婚禮就是新娘和新郎輪流的從三隻杯裏——每隻杯各有兩個吸口——飲過三次。這三隻杯裏滿盛着 *apple*，——日本自造的強烈的飲料，一種米做的啤酒。這交杯酒大約是表示從此以後他們要憂樂相

共的意思；這一回喝 *sake* 的事就是婚禮。

於是這新嫁娘向她的華服和她的樂境宣告離別。她穿的是一種素淡的鴿色的衣服，或者是灰色的，鹿色的，文雅的花紋，不過終是非常斌媚的。她如今在早晨要起得很早，要開昨晚所關的百葉窗，因為這是她的一種義務，不可以差僮僕去代做的。若是她丈夫的父親和母親一同住在家裏，她必須將供給他們一切的需要當作她的一種敬禮，而且她是要做她的姑娘的完全奴隸的。一個溫柔的小婦人，本來對於各人都是和順的，但當她做了姑娘的時候，或者變為完全的暴君，使喚她的媳婦要左要右，使少婦的終身完全愁苦，也不是希奇的事。姑娘是已經從束縛的國度裏逃出的人，那黎明即起和開張門戶的事已經不是她的義務了；她可以臥在牀裏，受少婦的服侍了；她如今自由往來各處，不讓她的機會失去一線；她開始再完全享受她的生趣。

然而西方的風俗和西方的狀況的潮流正在捲入日本，這些情形是否可

以保持固有的地位，抵抗這潮流，那是可疑的。現在那深入人心的統治家庭生活，的思想大概是動搖了，不過還微乎其微；但近來的日本少女或者將要革命，反對她在丈夫的朋友和親屬身上銷磨她大好年華去充當一個高等的，不付工價的僕人，這件事是很應該有的。但在現在日本社會的各大部分裏，這舊習慣依然存在，而且很堅固的存在哩。

當她出嫁之後，她便盡力的使她自己醜惡，這是從前婦女的一種慣習。這是表示她不願意於她自己的家庭之外惹任何人的注目。通常她塗黑了她牙齒，當她微笑的時候，發生一種奇醜的形狀。如今塗黑了牙齒的婦人雖然還有許多，這種習慣卻漸漸的衰歇了。

日本的婦人若成爲孀婦，她須要用悽涼的形容表示她的愁苦。她剃去她的頭髮，穿着最悲哀的衣服。有人說：日本的少女有天堂的鳥的景象，日本的新婦有鴿的景象，日本的孀婦有鴉的景象，真不錯呵。

## 第六章 房屋內

日本的家屋是世界上最簡單的建築物之一種。屋的主要物是瓦或茅茨的屋頂，和支持屋頂的柱子。日裏是油紙做的牆，夜裏是木料做的門窗做牆，既不很厚，也不很牢。通常家屋祇有一層的；家屋的薄弱是從兩種極好的理由來的。

第一種因為日本是地震的家鄉；當地震搖動土地和震倒家屋的時候，一所又高又牢的石造或軛造的家屋在傾覆的時候固然危險，而且要再支起來又極費財。第二種因為日本是個火燒場。人民都很忽略。他們用賤價的燈和更賤價的石油。一盞燈炸裂或打翻，油紙的牆化爲一炬；火焰四下散佈，延燒過幾條街，或者燒完一城，或者燒完全村。日本人遇着這事，處之泰然。他弄了幾支柱，再將瓦支起來當作屋頂，或者造一片新的茅茨；再用幾張紙的簾幕和門戶，於是他的家又立起了。

在日本人當中更窮的一類人的家屋在日裏的時候有一所大房間。到了晚上，這房間照着主人的需要，變為許多臥室。沿着地板——地板離地高起一英尺——和沿着屋頂縱橫的刻着許多凹線。用紙糊成的各架子，叫做 *shoji*，便沿着這些凹線拉起，而成為各房間的牆。屋的門前，通常是開向街上的，但各主人若要祕密些，他們就在相當的地位拉上一幅紙簾。到了晚上，木質的門窗，叫做 *amadō*，遮蔽這些簾幕。每一扇門窗都為其次的一扇銜住；最後的一扇是用一個木塞梢定的。

日本人很喜歡新鮮空氣和日光。除了甚風甚雨的日子之外，屋的前門常常開着的。若是日光太强，便掛一幅帳幕遮蔭，而且這幅帳幕上常常帶着一個極大的白色記號代表他的名姓，恰像英吉利人將他的名字刻在他的前門的白銅版上。這些房屋內的用具是很簡單的。地板上用厚的蓆鋪着，當作椅子，又當作臥榻，因為日本人是坐在蓆上又臥在蓆上的。一具低的凳儘够

充當桌子；一對少年夫婦在日本支持門戶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如著名的文學家彌孝迫夫人 Mrs. Bishop 所述：

『在各種強硬的理由當中，關於日本人反對外國房子，器具，和生活的款式的採用，就是因為生活的糜費要擴大起來影響到早婚的不可能。就現在而論，在較貧的各階級裏的一對少年夫婦的需要是：一間空洞的房室（能夠或不能夠分隔），兩個木製的枕，幾條被褥，和一排門板，門板之後，白天裏隱藏他們，一隻木製的飯桶和杓，一個木製的洗盆，一隻鐵鍋，一具 *hibachi*（取暖和烹飪的爐子），一二隻託盤，一二把茶壺，兩隻塗漆的飯碗，一隻火食箱，幾隻磁杯，幾條手巾，一把竹枝做的掃帚，一支 *felako-bon*（吸煙的器具），一把鐵壺，和幾塊攔板搭成一個空穴，凡此各種的東西，不到兩鎊就能夠買得。

然而這些少年人們，於必要時，還可減低這數目，仍然可得周圍諸事的十

分妥貼，立起一家的門戶。依良好的成例說，——而且有詳細的情形來做證據——一個苦力的家庭，祇須五圓半（約合英金一個 sovereign），便可以在流行的社會裏成立。

較好的階級的房屋，雖然建築物也許是貴重的質料，用黃金裝飾的烏木的屋柱和天花板，和珍貴的磨光的木材的地板，也許是同樣的簡單。各房間仍然用帳幕（shoji）來遮隔，晚上用門窗（anardo）關住。既沒有門，也沒有走廊。若是你要從這一間房裏走到隔壁一間房裏去的時候，祇須拉轉一幅 shoji，走過之後，隨手關好。你就這樣的從一間房走過一間房，等到你走到你所要尋的那一間 shoji 常常畫得很美麗；每一間房裏掛着一幅 kakemono，（一幅掛圖，——一幅圖畫很精緻的畫在一幅絲綢上。）嗜好的畫題是一支開花的櫻樹；這個，畫在白絹上，發生一種異常新鮮和美觀的效力。

煙囪是沒有的，因為日本的房屋是不知道火爐的。簡單的烹飪在燒木炭



的一個爐子上做成，爐子的煙走過房子，從寬鬆的紙牆所有的幾百個孔裏散佈出去。天氣寒冷要取暖的時候，日本人抱着他們自己，俯伏在較小的稱為 *hibachi* 的爐子上，——便是裝着一把冒煙的木炭的金屬器具。

各房間裏也沒有桌子，也沒有椅子。地板上鋪着最美麗的蓆，白得像雪一般，軟得同褥子一般，因為蓆子常常厚到兩英寸。各蓆都是精美的禾本織成的；日本人坐在蓆上，將兩足插入蓆下。用膳的時候，拿入又小又低的桌子，用完了膳之後，再將桌子移出去。椅子是永不用；喜歡摹仿西洋式的日本人，不得不小心的習練怎樣的坐在椅子上，正如我們應該要習練怎樣的坐在我們的腳上，像他在家中的坐法。

睡眠期間到的時候，並不改換房間。日裏坐的地方就是晚上睡的地方。兩個木質的枕頭和被褥都是從櫃裏取出來的；被褥鋪在地板上，枕頭放在適當的地方，牀鋪就完全了。這一類的枕頭使我們吃驚以為是最不舒服的事。

他們不過是木質的頭顱的休息所，試用過的歐洲的遊客宣言，臥在這枕頭上好像要睡的時候將頭擱在一個木質的 door-scraper 上一般。

原來日本人坐臥都在他們鋪蓆的地板上，所以他們在家裏從不着什麼靴子或木屐。靴子或木屐是要玷污了他們美麗和純潔的蓆子的，所以各人的鞋都脫在門邊，卻着了 tabi——厚的手套形的短襪——在屋內走動。

## 第七章 房屋內（續前）

即使一個富厚的日本人，有若干種本國產的器具——如美麗的畫圖的帳幕，佳妙的花瓶，鑲嵌黃金或奇異木桌的烏木桌子和其他種種……——然而他並不把他們放在家中。他貯藏他們在一所特別的房子裏，凡有需要的東西，着一個僕人跑到那邊去取了過來。等到他應用的東西已經用過後，仍然再拿回去。

這房子稱爲棧房。乃是用水泥造的，是塗黑的，而且用一種極大的白色圖

畫記着主人翁的花押字。這房子是當作不畏火燭的，雖然每每不然，卻專爲保藏家中的財物避免火燭之用。房中也許貯藏着多種的器具和裝飾品，但要同時俱見亮光卻機會甚少。

日本人並不把他所有一切點綴的物品擺在屋內，常常和他們同住在一起。若是他有一大宗美麗的磁瓶和花瓶，他一次祇取出一隻，換一回又取出別的一隻。某種的花瓶和某種簾幕相輔而行；時時變換；家中的女兒們因得接受新的教訓，關於安放物件和用花卉和花枝裝飾各物件以求最美麗的結果的技術。若有賓客到家裏來，會客室裏必定每日重新裝點；或簾幕，或裝花的花瓶，或畫着圖的 *kakemono*，均能表示新奇而出於意外的美觀。有一隻花瓶常常很小心的供着新剪的花枝或花卉。這就是放在 *tokonoma* 面前的花瓶 *tokonoma*。是日本人裏很奇怪的形狀。意思是放一具臥榻的地方；據說是一間客房，房內寓居 *Mikado*（日本的皇帝）的。日本人是很忠

君的，所以每家都假定着一間房子，預備皇帝萬一停止在門口，要寄宿一夜。皇帝當然永不會來的；所以 tokonoma 不過是一個虛位。

通常 tokonoma 是一個幾尺長和幾寸闊的隱蔽處，挂一幅家中力量所能够辦的最精美的 kakemono；前面放一個花瓶，瓶中的花卉是用一種祖傳的有某種寓意的方式裝置的。

到了晚上，日本人的房裏點着一支蠟燭，這蠟燭裝在一個大的方的紙燈籠裏，這燈籠放在一個油漆的燈臺上。燈光是很昏暗的，現在有許多燈用尋常歐洲的燈來代替。不幸他們所買的燈都是最平常最廉價的；其結果，不測的事和失火的事不可勝數。

在日本的苦力當中，都採用『流寓 moving house』的辦法，他們搭了一長行的極小的房子，住滿了各大市的後街。他們不但攜帶了他們的家用器具——那也許是極簡便的——並且也拔起房子，拿了開去，再把家具什物放

在房子裏，回復他們滿足的家庭生活。一對夫妻這樣的移動他們的住宅是一點不是奇怪的事。男子帶了一座條板和紙的房子，比了 *bathing-machine* 沒有多大，在他的肩上搖擺，向前行走；他的妻子跟在他的後面，拿着兩三件藍布包紮的大包裹。他拿着房子；她拿着家具什物。在數小時以內，他們可以舒舒服服的安居在他們的需要和他們的思想所喚起他們的新街裏。

## 第八章 日本的一日

在日本的家庭裏第一個活動的人就是家中的女主人。她從當作臥榻的地板上的被褥裏起來，吹滅了燈；這燈是通夜不熄的。沒有一個日本人睡着沒有一盞 *andon* 的——一盞高的紙燈，內中燒着昏暗的光。其次她開了 *amado* 的鎖，——木製的門窗，——又喚僕人們起來。

如今早餐的桌子必須擺出來了。內中有一着卻是很簡便，因為沒有布去鋪設的，因為攤檯布是沒人曉得的；當充足的飯已經煮了，充足的茶已經烹

了早餐就全備了；但有一件事她必須十分仔細的。金漆的飯碗和箸必須依着家中各人的身份的重輕放在正當的次序裏。排列家中的任何家人，或住在家中的賓客，吃飯時的坐位，稍有一點錯誤，便算是一件大不敬的事。禮節是日本的暴君。服侍食物的禮儀裏的一微點，在日本人的眼光裏以爲比了食物本身的性質更重萬倍。女主人可要料理熱的飯和最濃的茶；若是遞得合式，便沒有什麼話說；但是若在一個要加三倍敬禮的尊客之前而服侍一個兩倍敬禮的尊客——阿呀！那末真正可怕，這個污點在家庭歷史上是永洗不去的了。

早餐之後，家中的主人要去辦他的事業去了。若是這一日天氣好，他的妻子要給他預備草製的皮帶屨；若是天下雨，她料理他的高高的木屐和他的油紙傘。然後她和僕人們護送他到門口，合攏他們的雙膝在一處——這是極恭敬的儀式——跟着他稱凡事如意，深深的鞠躬送他出門。

僕人們要陪着女主人做這樣一場的使命，在我們看來似乎希奇；但日本的僕人們是與眾不同的。他們像家中的兒女們一般，也是家人的一部。家庭的服務，在日本是最尊貴的職業，階級比商業高得多了。家僕娶了一個商家女，要算是在社會的階級裏降了一級。日本國裏，在晚近以前商業是專給較低的各階級的人做的；經營商業的人和苦力及勞働者並列。

家僕的這樣重要有兩種緣由：第一，古代強迫家中的主婦，不問她是不是最高階級出身，要親身服侍她的丈夫和她的兒女；也要侍奉她的翁姑；便有提高家庭服務的效力到高等和尊貴的地平線上去。第二，許多日本的僕人們都是生在良家，出身清白的。不過一代以前，他們的父親都是武士——某大諸侯的羣臣和他的族裏的族人。在日本的封建時代，——近來纔成過去，——武士的地位正同了蘇格蘭酋長的族人，這是說在『四十五

Forty-

five』的時代。

大名——日本的酋長——有極大的財產和極大的賦稅——用米的量數計算；一個 Daimio 有米一〇〇〇〇〇〇石一般的多，一石大約重一三二磅。但是從這些賦稅裏他必須維持他的同族，他的武士，他的私有軍隊的兵士們。武士的同族的人們恰恰是蘇格蘭人的肖像。他們雖最貧苦也自以爲是一個紳士及他的酋長家屬裏的一個屬員；他極端的藐視做賣買和做手藝；他的生活不過爲了戰爭和防衛他的主人。但他把服務在他主人的家庭當作榮耀；因此一切服務都成爲榮耀的。當封建制度到了末日的時候，大名退歸私人的生活，武士都被解散，於是武士和他們的家屬覺得必須做工方可支持他們自己，因此大多數的人遂進入家庭的服務。

童男和童女凡是要做僕人的，不得不在禮節上經過一度的訓練，卻和他們在他們的義務內所受的訓練完全不同。這一種訓練是要維持雇主和僕人間的正確距離，然而一面又聽憑他們十分親熟。日本的僕人對她的主婦



深深的鞠躬和下跪；常常用卑賤對於尊貴所用的聲音的腔調叫她；然而她卻可以在她的主婦和來賓之間參預談話；遇着有戲謔的事，她可以和在座的人嬉笑。

在這樣情形之下，說僕人不至過於放肆，卻難相信，然而他們永不至於如此。他們的完全的閱歷和善良的教養禁止他們超過惟恐親熟過度的一定界線。日本的僕人的地位，從事實上所顯示的，就是她的主人或主婦對她說話雖然當作一個僕人，然而造訪的人或賓客必須常常用平等的腔調，稱她爲 *madam*（小姐）主婦不在的時候，僕人們便該招待任何造訪的人，他們用全副的文雅的禮儀和精熟的謙恭招待來賓。一個女文學家說：

『我記得有一次被人引去訪問一個富厚階級的日本貴婦，正見茫無頭緒。我不能夠說一句日本話，所以在門裏對我們作寒暄語的漂亮的小貴婦和我的朋友之間所說的談話，我不能插嘴。她是穿着素淡的灰色 *kimono*

和 *orn* 的一個中年婦人；她的精熟的禮儀和溫柔使我覺得慚怍像我在精美  
的地蓆上響動的靴——我沒有得過允許脫去我的靴——比到她的素  
淡的白襪一般的深重。

『我的朋友稱她爲小姐，而且似乎對她說話正像一個來賓應該對待她  
的女主人一般。我們在地板上吃了茶；我的朋友和這個小的灰色的人物，很  
快樂的閒談了好久；忽然外面石子上車輪的聲音傳入我的耳內；接着就有  
許多混亂的腳聲向着通到前門的磨光的木質走廊走動，和急切的呼聲  
[Okaeri! Okaeri!] (榮歸) 我們的女主人慢慢的從她的兩膝立起；微笑；求  
我們饒恕她的無禮。當她已經急急忙忙的去加入歡迎的呼聲的時候，我的  
朋友說：「哦，她已經來了，好極了！」』

『我問：「誰來了？」』

『她說：「我們來看的貴婦。」』

『我問：「那末，倒茶給我們的漂亮的小貴婦是誰？」我的朋友微笑著說：「那不過是個婢子。」』

有一個研究同一事件的人說：

『日本的上等僕人應該有良好的禮儀，這是很要緊的；因為他須要有充足的禮節的知識以備主人出門的時候應接他的主人的賓客。他的雙膝一併，口裏嘶嘶的響 *knowtowing*（深鞠躬）之後，他就請你在地板上找一個坐位；或者，更確切一點的說，請你坐在你的脚跟，用一塊扁的墊褥墊在你的雙膝和地板之間，使受罪的人減少一點痛苦。他然後獻上五杯茶（這是指點茶的杯數，不是來賓的人數），很適意很恭敬的蹲在他自己的跟上，進入一種和藹的談話，謙恭到適當的程度，但極端的親熱，等到他的主人到來替換他。即使他的主人到來之後，他仍然可以留在房中，而且很可以插入談話，就是對於說話中絕小的笑料，她又不妨開口而笑！』

## 第九章 日本的一日（續前）

但我們必須回轉到我們所說的日本的主婦；她如今祇不過已經恭恭敬敬的引導她的丈夫出門去做他的事業去了。現在她察看一切紙的障子都移去了，所以全所的房子成爲一個大房間，因此空氣完全流通了。臥榻都捲起，藏在櫃中；木器很仔細的揩抹，再用洋漆一塗。或者花瓶裏的花都枯萎了；再整理花園裏取來的美麗的花枝和花，乃是一件又長久又辛苦的事件。

在她的家庭生活裏的烹飪，並不用像她的西洋姊妹的家庭生活裏的這樣重要。若是她的飯盒子已經裝好了，她的茶罐已經備好了，她就再沒有什麼事了。『米是日本大宗的食品，不論貧富，每餐都吃，代替我們所吃的麵包。這是特別精良的物品；吃的時候用光彩鮮明的桶盛進；這一類的桶專供盛飯用，而且認真的洗淨；桶內的飯盛給各個人都是少量的，熱氣蒸騰。最客氣的餐是用珍羞來做的；各種滋味的調和物如鹽漬菓品，醃魚，和許多別的精

美的可口的小菜同着飯一起吃。要潤一潤所吃的食，大家喝不攪糖的茶。一個 *hibachi*（木炭盆），大概放在中間的地位；盆的周圍是吃飯的地方；盆的火上擱着的一把慢慢地沸着茶壺。

日本的司家婦到了市上的時候，先到米店，然後轉注意到魚和蔬菜的攤子。在魚攤裏，凡是海產的東西，沒有一件不看過。她不但買了魚，也買些海菜，那是一種普通的食品。這東西是生食的；有時候煮熟，鹽漬，或煎炒；也常常做成羹湯。海參，烏賊魚，和我們當作海的垃圾的各種別的動物，都是日本人大嚼的東西。

在蔬菜攤裏有許多東西出賣——豆類，豌豆類，馬鈴薯，玉蜀黍，蕎麥，紅蘿蔔，萵苣，萊菔，南瓜，西瓜，黃瓜，菠菜，大蒜，蔥，蔥頭，番椒，茄子（茄草的產品），和其他種種的東西，包括黃菊花和蓮的根和種子。凡是種植的東西，日本人幾乎都吃的，他嗜愛酸模和蕨，野薑和竹筍，尤把竹筍當作美味。

在歐洲人看來，日本的蔬菜似乎很乏味，其中有大半是歐洲人所不喜歡的。著名的 *taikon*（日本的大紅蘿蔔）在日本地方較貧的各階級裏都愛吃；外國人卻都厭惡。這蘿蔔生長到極大，常見的有一碼長，人臂的粗細。新鮮的時候是絕沒有害的，但日本人愛用鹽漬，彌孝迫夫人說：

『這東西略爲曬乾，然後漬在鹽水裏，拌着米的糠，這東西是很多孔的；在鹽水裏漬了三個月，吸收多量的鹽水，然後有一種臭味；臭味極兇惡，凡是食這東西的房子裏，人都不可住。據我所知的，除了鼯鼠之外，要算這東西最臭惡了！』

賣鹽醬的攤子是不應該忘記的，因爲日本人用奇異的各種漬物和醬料調和他們頗乏味的食物。要緊的醬料是醬油，用發酵的大麥和豆拌着鹽和醋酸做的；又時時用酒加入以提高這東西的調和。這醬料用在許多種的食物裏，魚是常常在這東西裏烹的。

當日本的司家婦再回到家中的時候，她看出她的僕人已經做完了她們的簡單的義務了。英吉利婦人常常奇怪日本人的家庭裏有何事給僕人做。既不要發什麼火，也沒有家具要揩抹和洗淨，也沒有地毯要打掃，也沒有襯衣要洗和修補；所以日本的僕人大半的光陰銷磨在彼此的閒談裏，或者縫縫新的 kimono，或者下棋。照一般的情形論，所有僕人的數目終是過於所需的。這是因爲僕人很便宜的緣故。常常有許多女，預備去補充較低的地位，只須從她們的服務上能夠得食和衣；上等的僕人不過受了小小的工資，有時候低到六先令或八先令一個月。

若是僕人要離開她的雇主，她永不直接告訴她的主婦的。因爲那是太無禮了。她用別的方法，請求允許去探望她的家庭，或者去探望一個有病的親戚，或者有某人要她去幫助。到了日期，她便寫一封又長又精緻的爲了她的不到的道歉信寄出去，說她心裏非常難過，她的家人不肯放過她，或者她的

義務的地位不肯放過她。這話說了就明白她已經離職了。

在同樣的格式裏，沒有一個主婦告訴僕人說她不中用的。只用一個恭敬的說明，說現在不便接受她的服務，從一個第三者寄去。

在晚上的時候，全家——包括僕人們在內——聚集在家中的大房間裏。主人和主婦近着 *Irbachi*（火爐）和 *andon*（天的紙燈籠）坐着；各侍婢緩緩的挨進，若是她們有縫工生活，便帶着生活坐在一個適當的距離。她們也可以談話，或者主人可以高聲的讀一則歷史的故事，或者神仙的故事；但是諸僕都可以像各人一般自由談笑戲謔或講故事。

當睡眠的時間到了，被褥從櫃內取出，極小心的鋪設，從來沒有人睡的時候頭向着北的，因為這位置是死人安放的地方，所以照着死人的方向睡眠是不利於生人的。然後將他們當作枕頭的木製的頸墊放在一定的位置裏，各人都到牀裏去了。日本的一日就此告終。



## 第十章 日本的遊戲

日本的兒童有許多遊戲，而且內中有幾件遊戲是他們的父親們和母親們同着做的——不錯，而且他們的祖父們和祖母們也是同着做的，因為老人也像他的小孫子一般，會很熱心地放風箏。少女們頑耍羽子板，毬子，和跳躍的球；兒童們旋轉陀螺，使他們競爭。陀螺競爭是這樣安排的：一個人取了他的陀螺——用硬木做的，套着一個鐵環——用線將陀螺繞上，丟在地裏；當這陀螺很活潑的旋動的時候，別的童子丟下他的陀螺，使他旋動抵抗先放的一個，將先放的一個打翻。攻擊的陀螺丟得極聰明，所以先放的陀螺常常碰去幾英尺的距離。別的遊戲是用玩耍的軍器演習戰爭——獵取關在小竹籠內的蚱蜢，和獵取螢火蟲。上面所說的消閒品是日本老老小小所通行的；那發光的螢是從晚上捉的，用一把輕的扇撲下。

不拘何地，都有水的急流，兒童們裝起頑耍的水車；這些水車激動小的磨

機和機器就是兒童們自己用極聰明的式樣所造的。

有一羣的人，他們的頭都排得十分緊密。等他們向他們的肩上窺探，看看他們這樣的安靜和急切究竟是什麼。阿呀！這是一種有趣味的戲法呀！一個小的童子正在那裏把六個甲蟲擺爲一隊使牠們拖一車米到光滑的，傾斜的板上去。他用紙做成一部細小的車，車中用米裝滿了。挽車的索子是用精細的絲線做成的；他用樹膠將絲線膠住在甲蟲的背上。

如今他要他的奇特的聯畜 (team) 行動，各甲蟲就拖着他們的擔子走向板上去。環繞着看的許多小面孔都現着無限的興趣，卻是一點兒也不動。沒有一個人想伸出一個指頭的。也不必說『不要碰着！』沒有人想到碰着——那就算是十分無禮。日本的兒童們辦理他們自己的遊戲，對於他們的年長的人並沒有什麼請求的。發生爭論的事不是常常有的；但萬一遇着了，只須一個年長的兒童的話，那問題就即刻解決了。判斷的話都聽從，並沒一句怨

言；遊戲照常進行。

兒童們所歡喜的還有一種遊戲就是在路旁地上畫沙畫。一羣的兒童可以在最短的期間內畫成一幅沙畫。各兒童都有顏色沙四袋——黑的，紅的，黃的，和藍的——和白沙一袋。白的沙先丟下成爲一個四方的形象；然後取一把黑沙，從指縫裏流落在那白色的底稿上，造成一個人，或鳥，或獸的奇怪的略形。次後用別的各种顏色沙完成那圖形；最動人的效果常常被這些兒童藝術家得去。『但內中最奇特，最迷人的事就是去看一個沙畫的專家的動作。他又靈敏又熟練：他先將手摸入一隻藍沙的袋裏，再摸入黃沙的袋裏，乃將各別的兩股沙不混合的滴流出來；次後把手略爲顫動，這兩股沙便會迅速的變爲一股細的燦爛的綠色，一時之間又變爲藍的和黃的兩股。』

另外還有許多室內遊戲；最愛好的遊戲是字母牌。這遊戲是用一組的牌做的；有幾張牌含着一句俗語，有幾張牌含着一幅解釋各俗語的圖畫。兒童

們團團轉的坐着各牌依法遊戲內中一個兒童是讀牌的，當他讀出一句俗語的時候，有和這俗語相配的圖畫的人即刻答應，棄去這牌。先棄完手中的牌的人是贏家；執着最後的牌的人是輸家。若是一個兒童輸了，他的臉上要塗一點墨水或者畫上一個圖畫；若輸家是個女孩兒，她要插一束稻草在她的頭髮裏。這遊戲是這樣的叫法，因為每一句俗語是用一個日本的字母起首的。

日本的兒童們有許多休息日和節日；他們達到這些快樂的機會，終是儘量的娛樂他們自己。一羣的兒童，穿着美麗的綢的衣服，照耀在太陽光裏，看去好像一大簇的花。孟潑司 (Mr. Menpes) 說到他所見的一種行樂：『這是十歲以下的女孩兒的節日，有幾百個孩兒們，都把他們的 kimono 捲起，露出他們的大紅小衣，尋覓一切世界，好像一片罌粟花……這些女孩兒的兩行或兩隊在這一處長的黃綠色的田裏彼此相距幾碼的地方遊戲；他們中

間的空地裏立着兩個僕人，各執一條長竹竿，從竿的頂上挂落一面扁平的，淺的鼓，用薄紙紮上。

『現在兩個少年教師出現在這行樂圖上，帶了兩籃小的各種顏色的球；他們把球都丟在孩兒們和鼓的中間的草上。然後發出一個信號；全體的女孩兒一齊動身跑落田裏，盡力的向前互相侵撲；她們跑的時候，撲取草上的球，盡她們的力量將球擲向紙的鼓上去。』

『過了一會之後，一陣完全的球雨穿過了薄的紙鼓，——兩鼓完全破毀，——這時節一陣顏色紙片，縮小的燈籠，紙傘，和國旗，漸漸的飛落到兒童當中落在她們純黑的搖擺的頭上，而且落在她們急切的張開的手裏。我從來沒有見過更美麗的東西比得過這些快活的，穿著靈便的小人兒，嚴密的裝束得像一團花球在光明耀目的陽光裏一般，她們美麗的向上的面孔，眈眈的看着款款落下來的各色玩具的雨。』

## 第十一章 偶人節和菖蒲節

第三月的第三日，日本的各家庭便大大的忙碌，檢點各種家財當中的一個女孩兒；因為偶人節到了，——偶人的大節日。在這一日裏，最美麗的偶人和偶人的房屋，都從藏着家用器具的棧房裏取出，放在架子上，遮着大紅布，做一個短期間的陳列。

這些偶人稱爲 O-Hina (尊貴的偶人) 他們都是極當心的保存着的；有幾家所有的偶人乃是幾世紀的舊物。因為各偶人所穿的衣服簡直是他的時代的服色，而且供應所用的各物用微小的模型來代表的，都是那個時代的器具，所以這樣的一種收集物大有歷史的價值，可以教給兒童們他們的祖先是怎樣的形狀和生活法。

小女孩日常所玩耍的都是普通的偶人；但這些精緻的偶人——尊貴的偶人，是極當心的貯藏着的。這一類當中的許多偶人價格很貴。不但製作和

衣裝都華麗，就是他的房子各件器具和各種用具，也都是模仿真的，和真的形式一般無二。

在富足的人家，這種玩耍的家具是用難得的漆器做的，或者用堅硬的銀子，或者用美麗的磁貨。不論是佈景的或者是應用的，一件都不缺少；在偶人節裏，日本的女孩兒所喜歡的是用她的玩具廚房裏的細小傢伙，預備一席精緻的真食物，陳列在她的尊貴的偶人面前。

女孩兒一經出生，便開始做這種偶人的收集。每一個女嬰兒各贈給這一類的偶人一對；年復一年，她採集各種用在偶人身上的東西。這偶人常常是她自己所有的。她出嫁的時候，就帶到她的新家庭去。

當 O-Hina Matsuri (雛祭) 近來的時候，日本的店家開始布滿了在那時候應用的小偶像。較壞的是畫圖的瓦器做的；較好的是木製的，配上華貴的材料的衣服。這些偶像同了極小的碗，壺，火鉢，托盤，都是陳列用的，裝點在偶

人宴的周圍。這些東西的價格大不相同。苦力的家庭可以有一套值幾個便士的起碼貨。大貴人家的 O-Hira 往往價值一副巨產，將幾百具彫刻精美，衣裝華麗的偶像代表皇帝皇后和朝廷裏的大員，每一件東西都是如國家職務裏用的，每一種家具都是點綴皇宮所需要的。還有別的幾套 O-Hira 代表日本歷史裏的大人物，或者一個 Daimio (大臣)和他的家臣，各人所穿的衣服都用嚴格的歷史的真相；描畫各人的形容適合他的官階和時代。

童子的大節日是菖蒲節，菖蒲節在第五月的第五日舉行。各人知道菖蒲節將近的時候在於何時，因為童子們所在地方的各房屋面前，各立着一條高的竹竿。從竹竿的頂上搖蕩的是一條極大鯉魚的形象，用光明的顏色紙做的。若是一個童子是在這一年新生在屋裏的，那末，這鯉魚須要做得更大。魚的身體是空的；當風吹入魚內的時候，魚彎曲他的鰭和尾，恰像一條魚蹣躍的游泳。日本人選擇鯉魚的緣故，因為他們說鯉魚有抵抗急流迅速上升



和跳過瀑布的力量。這是假定代表一個少年人抵抗終身的潮流，努力衝過難關達到成功。

當童子們的節日將近的時候，各店家給他們布滿了玩具。買給童子們的偶像也同買給他們的姊妹們的一樣；不過童子們的偶像是兵士，英雄，將軍，著名的古代戰士，力士，和其他等等的偶像。古代的日本人是好戰的民族；在菖蒲節預備給他們的兒子們的玩具都是頭盔，旗，刀，弓箭，鐵甲衣，矛，和類乎此的東西。菖蒲節的本事是在敬拜 *Hachima*（日本的武聖 *Japanese God of War*）的那一日；在那一日做的最可愛的遊戲是一種摹仿的戰爭。

童子們自己分爲兩隊，稱爲 *Heike* 和 *Genji*。這兩個名稱代表封建時代的兩大競爭的舊族。每個 *Heike* 插一面紅旗在他的背上，每個 *Genji* 插一白面的。各戰士也戴一個頭盔，盔上帶着一種瓦器的罐子。兩軍相接，小的戰士們各用竹刀互相刺擊。一擊命中，可以將瓦器的罐子碎做幾片；戴着的人

於是乎不得不自己承認戰敗。得勝的那一邊就是打破敵人頭上的罐子最多的或奪得旗最多的。

陳列軍器，吹着角和號筒，也有別的用意：因爲第五月的第五日，日本人相信〇三——一種作惡的神——自天上下降，吞噬童子們，或者降大害於他們。然而他畏懼的的是利刃，所以新鮮菖蒲的長的刀形的蒲劍從河的兩岸和潮溼的稻田的四邊收集來，當作裝飾品。像日本的文學家所說：『〇三畏懼新鮮菖蒲的刀口，所以菖蒲的葉到處都有。牠們（指菖蒲）放在祭桌上；牠們結成綵花挂在屋裏的周圍，和屋簷的沿邊。童子們把牠們縛在頭的周圍，將白的削成的根塊從前額突出像兩隻角。這樣的裝束，又夾着竹製的角的鬧聲，他們嚇走了惡神。因爲惡神畏懼有角的人；他也不敢走進屋裏去，因爲這樣多的刀在屋簷下挂着。』

## 第十一章 一法尋的行樂

你喜歡帶着一個法尋 (farthing) 到市集裏去隨你的意思化費嗎？我想你們當中的幾個人必定鼻管向上，現出鄙薄的形狀說：『當真一個法尋！請問一個法尋怎樣用法？我帶了一先令，或者竟是六便士，到市集裏去都不在意，那帶了一法尋的人能够怎樣做呢？』然而在日本國裏你可以做許多用處。我們應該記得日本是一個工價極小的國家；多數的工人們一日所得的工錢不過六便士；一日之間得了一先令的人便是幸福了。所得的既然極小，那末，所費也必極小了；各物都排成一種比例式迎合貧民。

我們如今且看 O Hana San (花小姐) 和她的兄弟 Taro San (太郎君)，在一個晴明的日子到長崎的集上去是怎樣一類的情形。他們在早晨的時候從被窩裏跳出，充滿了衝動的快樂，因為他們早經注意到這市集多時了。然而他們并不狂跳和啾啾唧唧的做聲，露出他們的激切像英吉利兒童的所爲。他們黑漆似的眼珠稍稍比平常光明一點；只如此就完了。

當他們用小筷子將米飯划入他們的口內之後，他們動身到集裏去；這集是在一個大廟裏的各場地裏舉行的。他們穿的當然是他們最好的衣服。兩人都是新的 kimono；花小姐有一條很精美的帶，乃是她的父母節省他們自己許多小的奢侈品買給她的。他們的父親和祖母同他們一同去，但他們的母親和嬰孩同住在家裏。他們的父親穿一套新洗過的 kimono，然而他唯一的榮耀是一頂舊的小禮帽，乃是一個歐洲的紳士給他的。這帽子於他實在嫌大，然而他已經密密的縫緊了，如今戴上，自以為非常得意。當他們到了集上之後，他們心思全部注在集上的快樂裏。集上有許多事體做，有許多東西看。花小姐和太郎幾乎即刻被一家糖果店所引誘。

他們各有五釐的錢；五釐合成一個法尋，或者還不到，然而我們應當稱爲一法尋的緣故，就因爲是圓形的。一釐錢就化在這裏。這店是分作兩部的：一部擺着精美的糖漿的小瓶兒，一部擺着粒粒的糖果，帶着閃光的藍色，紅色，

綠色。花小姐走進去買一瓶糖漿；她的兄弟買糖果。但他先要求賣糖果的人說他應該得了允許在一塊圓板上試一試他的運氣。這圓板上有一支能夠周圍旋轉的箭頭；若是箭頭停止在對着運氣點的地方，那末，在這一場交易上要另外添一粒糖。太郎竟打中了運氣點，贏得一粒外加的糖，他高興極了；他覺得這集上於他的開始很吉利。

當他們喝了糖漿，嚼着糖果之後，他們看着各攤棚走上前去；攤棚裏所見的都是各種的怪物——攤棚裏滿滿的聚着做戲法的人，走索的人，跳舞的人；又聚着許多女子，她們能夠伸長她們的頭頸到她們的手臂一般的長，或者推上她們的雙唇蓋住她們的眉毛；此外還有百種別的希奇的戲法。每個兒童的入場費是一釐；後來他們揀定做戲法的棚，看他從口裏噴出火來，吞入一柄長的刀；最後陳列一條海蛇，看去是海狗皮縫合做成的形狀。

他們離開戲場之後，即刻都到了日本市集裏極快樂的一處。有個帶着爐

灶的人，他的周圍常常圍着成羣的兒童，好像蒼蠅附着蜜一般。你可以將一法尋的第五部分消費在他的爐灶裏；你可以得一片生麵，或者你可以用一隻杯，一隻羹匙，得 *patter*（一種混合的食品）和一料醬油。你於是可以自己動手做一種自己吃的餅的行樂，自己烘餅，然後自己吃餅；若是你在這一場工作上費了兩個小時的工夫，那人也不會哼一聲。因為這一種的做法有做餅的快樂和弄火的玩耍，這件生業就很通行；太郎輪了一次，我們不能以為奇怪；花小姐卻沒有去弄過。她覺得自己年紀大了些，不配和這羣快樂的頑童一起圍在火爐邊。

當太郎自己做餅的時候，她化費她的第三釐錢在一個做 *peep-show* 的戲場裏；那裏有一個做戲法的人使紙和厚紙做的小人物跳舞，又演出種種的滑稽戲。於是他們又走上去。各人買了值一釐錢的糖豆——一種很有滋味的糖果；他們吃着豆的時候，就在一個預先約定相會的戲院的門邊，等着

他們的父親和祖母同他們相會。一串的人湧入這戲院裏，老的，少的，男子，婦女，兒童，嬰孩都有，因爲一齣偉大的歷史戲要開演了，而且不久就要開場了。不多幾時，他們的尊長出現了；他們的父親取了他們最後的一釐錢補足他們應當付的入戲院的費。

他們走進，就占住了他們的位置。戲院的地板上用小的遮隔——大約一尺左右的高——分爲極多的小方塊，彷彿像揭開的雞蛋盒。現在所說的幾個人走進了這樣的一個小廂房裏，蹲在地板上；那祖母就動手去解開她所帶來的那一束東西。這一束東西裏包括一套烹飪的傢伙和一大注的米；他們的用意因爲要在此間居留幾小時，看戲，吃喝，大大的娛樂他們自己。

那父親裝好他的煙袋，在火鉢裏點着，便照着他們周圍的幾百個人大眾的做法，吸起煙來。各廂裏各有一個家庭，而且各家庭都帶着他們的烹飪的罐子，食物，和飲料；販賣食物的，賣煙袋的，賣煙草的，賣酒的，和一切別的雜物

的人，溜來溜去賣他們的貨物。

當演戲開幕的時候，各人都極端的注意，因為這是歷史戲；日本人到戲院裏去並且帶了他們的兒童同去，因此去學歷史的。戲院裏扮演古代的戰爭，古代的黨爭，大臣反對大臣的競爭——總而言之，是古代日本的歷史。當一個戲子扮演得使看客快樂的時候，各看客將他們的帽擲到戲臺上去。這些帽子由一個當差的人收集，保存着，等到帽子的主人給一分禮物贖了帽子回去。花小姐和太郎坐在他們的小廂房裏六小時，當演戲進行的時候，笑叫，吃，喝。於是戲演完了，因為這戲不過是廉價的戲院裏的一齣短的劇本。他們的父親說：『咳，當我做少年的時候，我們有真實的玩耍。我們常常早起，早晨六點鐘的時候就在戲院裏了。我們在那裏住着尋我們自己的樂，直到晚上十一點鐘。但現在政府的命令，演戲不得過九點鐘。這可是太少了！』

兒童幫助他們的祖母收拾散在他們的廂房裏的罐子，釜，和碟子的時候，



很以爲他的話是不錯的。然後各人拿了木簽，這簽可以保證取得他們剩在外面當差的人那裏的他們的鞋，從戲院裏慢慢的出去。當花小姐和太郎已經得了他們自己的鞋穿在足上之後，他們慢慢的走過了市集回家裏去。他們身上一釐錢都沒有了——他們值一法尋的玩耍已經過去了。

### 第十三章 放風箏

到市集去的兩星期之後，在一個晴明有風的下午時候，那是個休息日，太郎同了他的小兄弟 トコ（伊藤）出外去放風箏。他們的幾個鄰人已經在那裏動手，從房子的頂上或從房子的窗門裏做放風箏的事，但是我們所說的兩個孩子要得一處更空寬的地方，因此走上一片高地裏去就在他們的街的後面。他們在那裏和一羣放風箏的孩子合在一處。今日各人出去都帶着他的風箏，老的和少的，面孔又黃又縐的六十歲的老翁，下至於三歲的搖擺學走路的小兒們，他們執着他們的線，也像他們的祖父一般的莊嚴和忍耐。

放他們的小風箏。花小姐早已來了，背上背了她的小兄弟，他的小手腕裏也有一條線和一小片的風箏，大不到一個男子的手，在他的頭頂上浮得有幾碼高。

但是這一天的下午，太郎是個得意的孩子。他要去放他的第一個大的交戰的風箏。這風箏是用韌的，堅硬的紙做的，張貼在五尺見方的竹架子上，比他父親的風箏更大一點。這一天以前，太郎敲碎一片玻璃，搗細了混合在膠裏。這混合物揩在近着他的風箏末端大約三十尺的地方的線上，使他乾燥。如今只要他能够得這條線切緊的絞着別的風箏的線，那被絞着的線必然斷了，他可以得意洋洋的要求打倒的風箏作爲他自己所有。

各色各形的風箏，在空闊的區域的上面，翱翔於空中。方形的風箏有紅的，黃的，綠的，藍的，虹的，各色；有許多種的風箏，畫着華美的人物，如神祇，英雄，戰士，龍，來做裝飾。有許多風箏用魚形，鷓形，鷹形，和蝴蝶形。有幾種風箏有鯨骨

做的風鈴(hummer)，風箏上升的時候在風中吹出音樂來；至於用做戰鬪的風箏，那是排成小隊伍和大隊伍的。在這一處的戰鬪是兩個單風箏；在別一處的戰鬪，一組的人用藍色的風箏迎敵一組用紅色的風箏；那些風箏的繞飛，穿插，攫取，沉沒，或是這樣，或是那樣，或是各樣，都受着下面拉線的精熟的牽動。有時候看見內中有一個失敗到沒法救濟了，就此飄落在下風裏；他的線已經被得勝的敵人割斷，這風箏就逐出在戰爭之外了。

太郎將他的風箏很快的升起在空中，這風箏飛升得很順利；他很忙碌的費了若干工夫試演這風箏，學習各種方法；因為各風箏各有在空中行動的自己的方法。後來他忽然看見一隻大的櫻色的鷹對着他的風箏飛來。他向上一看，看見一個童子名叫 Kanaya 的引着鷹狀的風箏對着他自己的風箏；這是挑撥他去戰鬪了。太郎即刻接受；這戰爭就聯住了。

Kanaya 迅速的將他的鷹放到太郎的畫着許多顏色的鮮明的條紋的

大的方形風箏上頭，但是太郎把線放長就逃脫了。然後他搖蕩他的風箏上去進入風裏，使他的風箏攫取這鷹。但 Kanaya 早已迅速的捲緊他的線；已經將他的風箏上升出了攫取的勢力圈了。他們這樣的戰了一點多鐘，追趕，逃遁，虛擊，躲避，等到後來，鷹得了一陣順利的橫風，迅速的一射擊，太郎就不能逃遁了。線和線絞住了，上面的開始猛擦下面的。

太郎想脫開他的風箏，然而無效。鷹的線又堅固又尖利。太郎隨即覺得他的線一陣可怕的寬鬆；他再不能覺得他的大風箏的有力的，順利的牽扯。他的風箏已是去了，倒轉身來跌落到地上了。Kanaya 已經得勝。如今太郎除出像一個日本人和一個紳士一般領受他的打擊之外，不留一點別的東西了。他滿面笑容的對着他的贏家深深的三鞠躬。Kanaya 極莊重的回禮之後，纔搶過去取得他所贏得的風箏。

如今太郎的兄弟伊藤已經成爲這戰爭裏的一個很關心和很仔細的觀

察家了。當伊藤見他的哥哥打敗了，大風箏被 Kanaya 得勝之後捉去了的時候，他一言不發，也沒動一動他的小黃臉兒的筋肉。不過當他放出更長的線等待 Kanaya 再開始放起的時候，他的兩隻黑眼在眼縫裏略現一點銳敏的光。

伊藤承受了太郎舊有的風箏。這風箏不到兩尺方，但是飛得很好；伊藤也會用打碎的玻璃和膠做的混合物搽在線上，預備着交戰的。在十分鐘以內 Kanaya 又放起來了；現在他將太郎的風箏高放在空中。他攔起他自己的大的黃色風箏，放起他方纔所贏得的。他還沒有放得很高，一個較小的方形風箏從極高的地方射落到他的風箏上。伊藤已經加入比武場裏了；一番新鮮的戰爭又開始了。

這一場戰爭比前一次更長久，更強硬，因為伊藤的風箏本來小得很多，在空中沒甚大力；但伊藤顯出極大的手段把持他的風箏補足這個缺點；一大

羣的人走攏來看這一場奮鬥，時時注目，絕沒有喧嘩，而且極端的敬重。忽然伊藤一撲。他得着一陣順利的暴風，將他的線用最敏捷的手段搖蕩到 Kanaya 的線去。那線嘎克嘎克的響去，不多一會，那大風箏跌落到下風去； Kanaya 和伊藤照例交換鞠躬。然後伊藤看着他的哥哥一言不發；太郎跑去再捉住他所愛的風箏。

太郎轉來的時候對他的兄弟說：『如今是你的了，伊藤。』伊藤說：『不；我們各人取了我們自己的罷。我很喜歡我從 Kanaya 得回這風箏。』

## 第十四章 神話

太郎和伊藤在那一天晚上帶了他們的風箏回家，他們都是快樂的坐下休息，因為他們已經跑了一周，等到他們十分疲倦了纔止。他們在他們的小黃色的金漆碗裏吃了米的晚餐之後，他們求着他們的祖母講故事給他們聽；於是她告訴他們著名的桃太郎的老故事——日本的兒童所最愛的

故事。下面的話就是她所告訴他們的：從前一個老人和一個老婦住在一座高山的腳邊，近着一條河的地方。老人每天到山上去砍樹木帶回家中；老婦到河邊去洗衣服。有一天老婦不高興，因為她沒有兒女；她以為她只要有一個兒子或女兒，她便算是世界上最最有福的老婦了。

事有湊巧，一日，她在河裏洗衣服，她看見有物從河裏向着她流來。這東西分明是一個大的桃子，她捉住了帶回家去。她帶着桃子的時候，聽得一陣像小兒的哭聲。她左右一看，上下一看，並不見有一個小兒。她又聽得哭聲；她想這聲音是從這大桃子來的。所以她即刻切開這桃子，不覺又驚又喜，她看見有一個佳妙的嬰兒坐在桃子的中間。她抱起這嬰兒，將他養大；又因為他是生在桃子之內的，她就叫他桃太郎。

桃太郎長成一個壯健，佳妙的少年；他到了十七歲的時候，動身出去求財。他決意去攻打一個海島，這島住着一個可怕的魔王。老婦給他許多路上要

吃的食物——穀和米包在一張竹葉裏，還有別的許多東西——他就此去了。他走不了多遠，遇着一個黃蜂。

黃蜂說：『桃太郎，你的食物分給我一股，我會同你去，幫助你戰勝那魔王。』  
桃太郎說：『我極情願的。』他即刻和黃蜂分了食物。

不久，他遇着一隻蟹，又和這蟹訂了同樣的協定；後來和一粒栗兒，最後又和一塊磨石也都訂了協定。

如今有五個同伴一齊動身向着魔王的海島去。那海島到了之後，他們爬上魔王的屋子，一看魔王不在他的房中。他們即時設一計策，去乘他的不在的利益。栗兒自己睡在正燒在火爐上的一粒木炭火的灰裏，蟹自己躲在一個幾乎裝滿了水的洗手盆裏，黃蜂停住在一個黑暗的角裏，磨石爬在屋頂上；桃太郎自己躲在門外。

不久，魔王轉來了；他走到火爐裏去煖一煖他的手。栗兒即時在熱灰中爆



發，將燒紅的灰星子丟入魔王的手裏。魔王即刻跑到洗手盆去，投他的兩手到盆裏去涼一涼。蟹捉了他的各手指鉗住了，鉗得魔王痛得狂叫。魔王從盆裏搶出他的兩手，跳入黑暗的角裏當作一個安樂的所在；但是黃蜂迎着他，極兇的釘他。魔王在大驚大恐裏想從房中逃出去，但磨石撲的下來，在他的頭上一聲響亮，即刻就將他結果了。所以桃太郎自己並沒有什麼費力，得了他的親善替他做成的忠心的朋友們的幫助，佔住了魔王所有的財產，於是他的家當成就了。

後來那祖母又告訴他們 Jino 的故事，那是遊歷的人們和兒童們的保護神，一切有煩惱的人們的救星。

日本國裏不論何處的路旁都找得出 Jino 的像。有時候一個高大的像，雕在石裏或原生的巖石裏，有時候只不過一具木頭雕的粗像，他是被當做一個面貌慈善的道士的，他的右手執着一支遊歷人的杖，左手執着一個球。他

立在一座蓮花上；他的腳邊放着一堆鵝卵石，每一個過路的人都加一個新的鵝卵石到這個堆裏。

而且老年的祖母吩咐兒童們，凡走過 Jizo 的像，切不可不放一顆鵝卵石的捐助，她說因爲是這個理由：每一個死亡的小孩子必定要經過

SO-TANI  
KAWA (索濁河)——黃泉下的河。這河的兩岸住着一個作惡的女鬼；她捉住

要想渡過的小孩子們，從他們身上剝了他們的衣服，派他們幫助她做堆積石子在河流的岸上的無盡期的生活。Jizo 是幫助這些可憐的兒童的；每一個人擲一顆石子在這個神座的腳裏，也算擔任減輕地下的某小孩子的工作的一分兒。

還有一個有趣味的故事就是 Urashima (浦島) 的故事——捕魚的童子。浦島是個娥媚的捕魚的童子，他住在近日本海的地方，每日用他的船出去捉魚幫助他的父母。但有一天浦島不會回來。他的母親伺候得好久，但並

沒有她的兒子的船回轉到海岸的影子。一日一日的過去，當作浦島死了。然而他卻沒死。他在海上遇着海神的女兒；她帶了他去到一處綠色的，溫暖的地方，這地方常常是夏季的天氣。他們在那裏住了幾時大大的相愛和歡娛。浦島覺得在這個溫柔鄉裏已經過了好幾個星期了，他求懇公主的允許准他回去看看他的父母。

他說：『他們要爲了我憂苦的。他們要怕起來說我不見了溺死在海裏的。』後來公主准他去，給他一隻寶箱，但吩咐他不要開看。

她說：『你永遠不開這箱子，我必定永遠常常和你在一起，你一開這箱子，你要永遠不見了我和這個長春地。』

浦島拿了寶箱，應允不去開看，就此回家去了。然而他的家鄉已經不見了。並無何等人在海岸上的影子；相去不遠的地方卻有一個村坊，那是他從前永沒有見過的。實在是因爲他同着公主銷磨的一星期在世界上便是一

百年；他的家庭和故鄉已經在幾百年前銷滅了；他們所住的地方已經忘記了。他在失望之中忘記公主的言語，開了禁止的箱子。一陣昏沉的藍霧浮出，散布在海上；一種神奇的變遷即刻入到浦島身上。他從一個嫵媚的少年變為一個衰弱的老翁；隨即倒在海岸上，躺在那裏死了。公主本來將他們一切歡娛的光陰關在一隻箱子裏的；這些光陰一時逃散之後，他就和別的世人一樣；老耄和死亡就跟着他，乃勢所必然的。

## 第十五章 茶室和廟

茶室和廟在日本人的心裏很容易聯在一起的，因為不拘那裏你看見一個廟的地方你也看見一個茶室。但茶室並不是拘定在廟的鄰近的；各處都有。茶室是日本的公共娛樂的房子；從草屋做頂的極小的房間——坐滿六個苦力喝他們的茶的一種房子——到又大又美麗的建築，用磨光的木板的地板和天花板，華麗的蓆子，和烏木和黃金的桌子，各各不同。

茶室裏不單是賣茶的。也可以居住你，給你張羅午餐和晚餐；在鄉間地方便是日本的旅館。若是茶室裏止賣茶不賣別的東西，那末歐洲的遊客們必然極感困難，因為遊客們對於有一點事都是異口同聲的，就是說那所賣的茶總是極不配西洋人的口味。然而不論你喝與不喝，終到你付你的錢的時候爲止，絕不要緊的；最後並沒有大破費——大約三個半便士就夠了。

當遊客走進一座茶室之後，女侍者——*moosme*（少女）——穿着花碌

碌的紅色小衣，跪在他的面前；而且若在一種奇特的地方還是守着舊風俗的，就在蓆上向你磕頭。然後跑去拿茶。日本的僕人們要表示敬意的時候，常常是跑的；在他們的眼光裏，一步一步的走必定看做不小心和不恭敬。茶在一個金漆的托盤上一把小的壺裏盛來，壺的周圍放着沒有柄的五隻小茶杯。牛乳或糖是沒有的；茶大概是草色的，苦的流質，極不配歐洲人的口味。但若是提起一杯到脣邊又放下去，付給二 *sen* —— 一 *sen* 大約半便士——

放在托盤上，一切都完結了，而且各人都滿意了。

這樣的送茶給來客，在日本是普通的。不但是在茶室裏如此做，因為到這裏吃茶的人必然是盼望如此做的，而且到處都是如此的。到私家去拜訪朋友，送起茶杯來像魔術一般；一個主顧走進一家大店之後，生理事務並不想到，要等到許多小杯的茶送畢；若是這主顧要買許多東西而且要逗留許多時候，茶便不斷的一替一替的送上。

若是你嫌你的茶淡，你可用醃的櫻花來做調和；但在於愛糖和牛乳的西洋人並不以為是一種進步。若你喜歡在茶室裏住夜，便用幾片紙障子推入牆壁和天花板的槽裏給你做個房間；又在地板上擺上兩條被做個床鋪。若你行路辛苦了，這種供帳就算是完全的設備了；其餘一切必須你自己料理。

在城市裏較宏大的一類茶室裏款待的氣象便華麗了。日本人要請他的朋友大餐的時候並不請他們到他的家裏去；他請他們到一個有名的茶室

去赴宴。他在那茶室裏不但預備一席構成日本式的大餐的各種滋味，又雇了幾個跳舞的女子，稱爲藝妓的，用她們的跳舞和唱曲娛樂在座的人。

被請去赴這一類的日本式的宴飲的外國人覺得各事都十分希奇，而且並沒有一點爲難。他的靴子須脫在茶室的門邊，跨進所鋪的蓆子，竭他的能力在他的腳跟上坐了幾小時。這坐法使他十分難過；他不久就變爲背靠着牆伸開他的兩腿在他的面前的坐法。他可以用這個方法辦理得很便當。

蓆上也許有一項桌子放在他的面前，或者也許沒有。即使有一項桌子，也不過一尺來高。檯布，玻璃杯，刀，叉，羹匙，檯巾都不見得有。他也只好用一雙筷子料理他的食物。這一雙筷子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可以看見這兩支圓的木片仍然結合在一處。這是表示這一雙筷子是從來沒有用過的。他將筷子拆開，心裏疑惑怎樣的用兩支木頭的鉛筆將他的食物送入他的口裏。

宴會開始，用侍婢們所進的茶，她們跪在諸客的面前。各人穿着她的最美

麗的衣服；各人用一條極大的光彩的帶圍在腰裏。用茶之後，她們拿進美麗的小白餅，乃是豆粉和糖做的，用蜜汁調和。第二次進食是一大堆的小碟子，在諸客的面前各放二三碟。這類的碟子裏裝的是切碎的魚乾，浮在臭惡的醬油內的海參，和煮熟的蓮子。要送下這些精饌去，預備一磁瓶的 *Wine* —— 米製的皮酒。

不幸的外國人一碟一碟的嘗過去，察得各碟都比先時來的惡；從此要等候下次來的了。這次來的是極精美的生的活魚；吃的時候先浸在醬油裏。然後飯來了；赴宴會的日本客的筷子運用得非常驚奇。他們用了兩片木頭或象牙捺飯粒入口裏去，異常的快而且敏妙；但是我們倒運的外國客吃一粒飯到口裏須費時五分鐘，不得不請求一支羹匙。

下一次來的是魚湯和煮熟的魚；馬鈴薯和魚同時出現；然而可惡！這魚是極奇異的調和的；馬鈴薯卻甜美，乃是和糖搗成的一種凝結的糖漿。下次來



的是海藻湯和粗惡難聞的 daikon 紅蘿蔔，另用各種鹽漬物和醬油同着吃。

在各種別的奇品當中有一碟美觀的梅子。外國客人捉了一枚丟入他的口裏。若是他能够吐得出，他必然極頂的快樂；因為這種梅子是在鹹水裏浸過的，嘗起來像一種極鹹的鹽漬品。當他在一替一替來的小的各金漆碗的曠野裏一處一處的實驗之後，他覺得傾向到要去註釋 ancient mariner 的呼聲；而且喃喃地說：『糧食，糧食到處有一點不得下咽！』

後來，這宴會已經做過他的程序了，那藝妓穿着她們的綢緞和繡花的美服和華美的腰帶便來歌舞。歐洲的客人不久就厭這兩種的活劇。藝妓們面上用粉塗白，唇上塗得緋紅，精妝的髮滿戴着飾物，對着一種稱爲 Samisen 的琵琶坐着唱起來；然而她的歌並沒有音韻的。這是延長的哀哭的一類聲音，入到歐洲人的耳朵裏很乾燥無味，不成調兒。跳舞是在啞戲 (dumb show)

裏演的一類，包括一大宗的狀態；跳舞人的意義大半從扇的行動裏帶出。

當我們的外國客人從這一回又長久又厭倦的筵席動身回家的時候，他察得他還沒有和他的大餐斷絕關係。他到他的車裏去上車時候，那些服侍他的小婢女們將他攔住；她們的手臂上挾滿了扁的白的木盒子。這些盒子裏藏着奉獻給他沒吃了的食物；日本的禮教規定，凡是他在筵席上餘剩的分兒應該一同帶回家去的。

## 第十六章 茶室和廟（續前）

日本人是極愛他們的廟的；他們常常去逛廟。他們到廟裏去不但是禱告他們的神明，也是爲自己的娛樂；因爲廟裏的地場上是大市集和大宴會的地方。若是你在舉行大祝典的那一天去逛廟，你必定看見廟外階石上一層一層的堆着木屐和陽傘，乃是廟內拜佛的人們所安置的。你走進廟裏，便看見拜佛的人坐在地板上；若在拜佛的事不進行的時候，他們一同吸吸煙談

談天，兒童們在人叢當中溜來溜去。

當佛事已經完畢的時候，拜佛的人們四散去尋覓廟裏各地場當中的陰涼所在去吃他們簡易的點心。廟的門前豎着一架木製的牌坊，叫作 *toji*。有時候到廟裏去要經過一條大小各異的牌坊的完全街路。廟宇是木頭造的，有時候小，有時候極大；四周圍大概是草棚和茶室。在多數的草棚裏可以買得較爲通行的各種神祇的雛形。七財神 (*Seven Gods of Wealth*) 的神像處處可見——日本人的各家庭裏最愛的神明。還有穀的男神和女神 (*God and Goddess of Rice*)，他們保護五穀；他們是用雕刻奇異的木製的或白石膏模造的狐狸的模形作伴的。有許多手救助世人的觀世音菩薩 (*Goddess of Mercy*) 也是一種愛玩的偶像。

在別的地方你看見西洋鏡；發賣髮簪，圖畫，粉盒子，和一千種別的小東西的攤子；射箭的箭道，你在箭道裏費了半便士便可以對着靶子發二十箭；草

棚，凡是走繩的，變戲法的，做手戲的，都在那裏表演；無數的茶室，拜神的人都在那裏喝他們的茶或酒，抽他們的小煙袋。

少年的女孩兒喜歡在廟的簷下鋪設的攤裏買神聖的豆，大豆和米。她們用這等東西餵廟裏的鴿，那都是從偉大的木屋頂上飛翔下來的；或者餵屬於聖地的藍眼睛的神聖的白馬。階石上坐着幾行政府裏所許可的乞丐，他們可以給那些肯給他們十分之一法尋的人禱告。但是禱告文也可從和尚購買；禱告寫在一張紙上；那一片紙後來縛在一個神像的面前柵欄的橫檔裏。一個信仰的神在一時之間可以有幾千片的紙在面前飛颺。

多數的廟園都是極美而且有興趣的。從此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園藝的高妙——幾百年以前的極小的矮樹，但不過只有幾寸高，或者高的灌木裁剪鍛練代表一隻裝置完全的海船，或者代表一個神或英雄的像。

在當年的一定的各時期，廟裏的果樹園都開花了，大隊的人們專爲賞玩

風景的美麗去逛各果樹園。梅花在二月裏出現，櫻花在四月裏或五月裏出現。在當年較遲一點的時候紫色的水仙花接着便是金黃的菊花。不論富貴貧賤，都擠着去看這可愛的花的洋洋大觀的美色。一個窮苦的日本人怕走一百英里或多的路去看那花枝招展錦繡徧地的果樹園或花園。

從他的幼稚時代起，這種天然美麗的愛好已經成爲他的教育之一部。他做兒童的時候，和他的父母出外遊玩多次，去嘆賞公園裏或廟園裏多畝的梅花或櫻花；當他成人之後，他放棄他的工作，帶着加倍的快活去看從前看過的景緻。

## 第十七章 人力車夫

『因爲他的心思是在日本，黏記着日本的海船和富士山，和她的茶室和廟宇，和微笑的人力車夫。』

我們已經聽到過富士山，——著名的大山；我們已經談到過茶室和廟宇；

如今我們應該說一點人力車夫的事了，——一個日本的真正重要人物。他的重要並不是因為富或貴，因為他大概是很窮而且是苦力的階級；他的重要因為他是怎麼的有用。他在一時裏做日本的车夫，又做駕車的馬。他同着他的車在街上伺候；你跳入車子的時候，他自己拉起兩支杠子的柄，在一個適當的速度裏帶了你跑去。

說出人力車的完全名字來就是 *jin-ri-ki-sha*，意思是人的力的車子；像一輛郵車或小兒車。有一個油紙的篷預備落雨的時候拉上，一個坐的墊褥，座下一個箱子安放包裹，兩個高的輕的車輪，和一對杠子。若是這人力車夫在他的生意裏很有錢，他的車就漆得華美，用光彩的圖樣畫上；他不窮到什麼田地，在點綴上也必定有一點嘗試。

晚上的時候，每一輛人力車都裝上一盞美麗的紙燈，形式圓整，大約十八英寸長，畫着美麗的圖樣。這些燈當牠們（燈）的主人受了雇用跑動的時候，

牠們在黑暗當中東一搖，西一搖，看去極是有趣。人力車也像腳踏車一般的新式。人力車的製造還不到四十年，但初時即爲人所愛，而且迅速推廣有一日千里的趨勢。在事實上論，人力車的配合日本正像一個圓釘配入一個圓孔。第一件，人力車對於數千萬無業的人開一種新的和賺錢的工業。有無數壯健和活潑的少年即時跳入這個新奇的和有利的職業去用他們的氣力和忍耐。第二件，這車合着日本的情形——無論市裏和鄉裏。

市裏的街又狹又熱鬧，所以馬的運輸很爲危險。實在說，在許多地方一匹馬是很難得見的一種景致，當牠在街上跑動的時候，一個人跑在前頭，吹着一支畫角警告街上的人讓開一條路。但是人力車夫帶了他的小而輕的車子，通過這運輸，並不衝倒一個人。

次之，在鄉間地方的道路是常常狹窄的，而且有時候很壞——不過是稻田的中間幾條小路。這一種地方人力車因爲分量輕，所占的地位又小，便極

得用。

人力車大概是用一個人拉，裝着一個過客；但車中常常裝着兩個日本人，因為兩個人裝在一個英吉利人所需的地方必然是安穩適宜的。遊歷的人若要行得快，他就用兩匹人的馬駕在他的輕車上。兩個人都在前面跑的，等到跑到一座小山，一個人剩在後面從後面推送。

你到日本的不拘何處，不論是坐輪船或坐火車，你必然會看見幾長行的人力車夫等候雇用。不論他們的年紀是多少，總叫做 *boy*。這些奇異的小人們——內中多數的人的高在五英尺以下——立在他們的人力車的旁邊，吸着他們極小的配着頂針一半大小的煙斗的白銅煙桿，等一個或者來的過客見面。他們的衣服是很簡樸的。穿一套極緊的短的藍色裏袴和一件藍色的長衣，衣的背上畫着一個極大的白色記號——各車夫的辨別記號。一種極白的帽子，大小和形狀像一種極大的面盆，戴在頭上；但遇着極熱的日



子，便去了帽子；一條布帶縛在額上，免得汗流入眼裏。至於日光的打擊，人力車夫並沒有什麼畏懼。

你走進在他們的眼光裏的時候，便有幾個車夫竄向前來，一隻手拖了他們的車在他們的後面，舉起別的一隻手招你的注意，一面叫着『人力車人力車！人力車！』你選了一輛，走上去。這人類的快馬跳進在兩支杠子的中間，拉起杠子將你向後靠着，然後飛跑，彷彿急於要顯出他的力量和迅速給你看，而且給你證明你所選擇的不錯。

這小人向前奔走，不久就捧進一條狹的街道，似乎是不可走的通路：童子們和女孩兒們，男子們和婦女們，店鋪和攤子，塞滿了這街。街裏也許有一條行人的路，但是開店的人已經將這條路攤着他們的貨物了，或者擺攤的人已經搭上他們的小棚子了。所以要沿着這街走的人們，和要在街裏玩耍的童子們和女孩兒們，都趕到路的中間去了。

你的人力車鑽來鑽去，在人叢中鑽出一條路。如今拉車的人停一秒鐘了，恐怕衝倒了一羣服裝華麗的小姑娘，各人背上背着一個嬰孩，在路上耍球。另外有六個人在那裏耍羽子板和毬子；那圖畫美麗的玩具丟入你的車裏，你便須將丟入的玩具再丟出給些小么兒（原文作 *mitas*），他們必然深深的鞠躬，含着極深的莊重，答謝你的客氣。此後又有些東西在你的頭上飛揚了；你看見兩個童子 and 一個老人坐在像傀儡棚一般高的一所屋頂上，要放起他們的風箏。於是你對你自己說：這裏幸而沒有馬，因為那最文氣的馬必定會闖進這裏衝過這旋轉，叫呼，和踢毬子，拍球的雨裏。

論到人力車的別的一件妙事，就是沒人能夠說是太貴的。當車夫拉着車走的時候，你每小時付他七便士；當他等候你的時候，你每小時付他不到兩個半便士，你可以要他服務一全日給他半克郎。但是他們當中的人在外國人常常相遇的地方也要欺你，要在每小時定價上加兩個完全便士。

人力車夫是很沒趣的，人們常把他當做貿易人看待；他不能算作一個奴僕的身分，和一種高貴職業的人員——將他主人的利益放在他自己面前的。

但是大概雇用這一類人力車夫的外國人都看待他當作一個嚮導，哲學家，和朋友。他會告訴你到那裏去，幹什麼事；他曉得一切的景緻，而且能夠將一切的景緻說給你聽。若是你到店裏去買東西，他會進來察看你不至於在尋常物價之外再吃了虧。若是你走遠路，他會找着最好的茶室給你住，他會給你烹調食物，服事你，拭你的衣服，裝好紙障子給你做個牀鋪，又將紙障子除下，察看發票錯了沒有，付帳，賞給僕人們——總而言之，他會辦理一切事務，你不過看了所見的什麼稱讚着就是了。

不拘何處你停下散步，不論是一個著名的廟宇或是什麼可愛的公園，一定有苦力們用的茶室，他乘着機會就自己休養。他鑽入座下的空處，拿出盛

滿了飯的金漆盒子，用筷揮飯到他的口裏，用黃色的苦的日本茶送飯下肚去。然後他坐着吸他的小煙斗的煙，等你再要動身前去。

## 第十八章 鄉村

日本的農夫是世界上的一種耐勞的勞工；他墾他的一片地，孜孜不息的做不怕疲倦的工業。他每一星期作工七日，因為他不曉得安息日的，要到他的地已經完全料理妥當等候收穫的時候，方纔舍棄一日到市裏去或過一個節日。

幾乎全部的地是用剗來翻轉的；楊柳都保養着，等到全鄉看去像一座整齊的花園。種的穀類極多，但內中最主要的一種乃是稻；若是稻失了收穫，日本的大多數的人民便覺着饑荒的痛苦。

種稻須要多量的水，所以田裏都要從近的河裏或運河裏灌滿了水；稻的草本是插在軟泥裏的。這工作是在沒到膝上的軟泥當中行走的男子們或

女子們做的；這是一件極污穢極勞苦的工程。婦女們捲起她們的衣服；男子們一齊丟開他們的衣服。插秧之後，這一件在深的泥水裏和黏貼的污泥裏的工作必須複做三次，以除去密密生長在幼稚的稻的周圍的水草。

稻將要成熟的時候，水就抽去，田都乾燥了。從幾方碼的一片田起到一英畝止，田的大小和形狀總是一樣的，不過一英畝的田可要算是大的了。從此田到彼田並沒有荆棘籬笆或防禦物來分隔的，因為任憑此等植物生長在田裏未免太不經濟；但界限卻是非常明瞭的，各農夫都曉得他自己的區域。別的重要的作物是種起來做紙用的草。紙在日本的工業上占有一大部分。這是到處都用的而且幾乎每物都做得。日本人生活在大半用紙做的一所房子裏，從紙杯裏喝，用紙燈讀書，字是當然寫在紙上的，包起他的包裹在紙內，用紙線縛他的包裹，用一幅紙手巾，穿一件紙衫，一雙紙鞋，一頂紙帽，執着一把紙傘抵抗太陽和雨，利用紙做別的無數種類的使用。他製造六十種

以上的紙，每種都有各別的用處。他能夠造得極韌，幾乎不能夠撕得破；他能造得入水不溼，因此極兇的雨不能夠鑽過這一種的紙。

若是你的路是引你走到一條河邊去的，你必然會常常看見一個作工的漁翁。他捉他的食物有許多方法。他用一條線和鉤子和網。在一條大的河流裏或池子裏可以看見他用一張拋的網在那裏工作，——一個聰明的方法。這網是做成的——一個圓形，橫闊十二英尺至十四英尺；網的周圍的邊沿縛着鉛兒墜子。漁翁將這網摺疊在他的臂上，然後將一團煮熟的飯或大麥擲在水裏，魚聚集來食這餌，然後他將網極平的拋落在水上。鉛墜子即時沉落到底，那網罩住了吃食的魚在一個圓屋頂的形狀之內。一條牢固的繩是縛在網頂上的，他開始將網拖上。鉛墜子因為他們自身的重量收縮在一處了，閉住了網底，因此魚都囚在網裏了。

有時候他用弓和箭，他先將某種菓子和極苦的蔬菜丟在水裏，然後用他

的弓箭。苦菜的汁影響到水裏，逼得魚到水面上來，因為痛苦，就在那裏跳躍。於是漁翁用一支縛着一條繩的箭射他們，拖他們上岸。

熱天日暮之後，村中近着河的人和兒童會走到水邊去捉螢火蟲。那極小的發光的動物這時節沿着河和湖的面上閃光，像一萬盞神燈在暗地裏發出光來一般。他們被捉，囚在絲織的小籠裏。籠的底裏有一堆很小的泥土，土堆裏已經種好一粒粟子，而且已經發芽到一英寸左右的高了；這小植物的旁邊有一隻極小的水碗。螢火蟲在此活了好幾日，給兒童們娛樂。

距河不遠就是那村莊，有一條溪流過村莊街市的中間。這溪的效用很多。婦女們捲起袖子和衣服跪在溪旁，洗衣服和蔬菜，或者將水桶浸入溪裏取水洗澡。各處地方有一種怪響的木槌的聲音，因為這溪流裏轉着一大宗的水輪；這種水輪轉動大的木槌打着放在一個大的樹樁所挖空的白裏的米上。你沿着村市散步行走的時候，各人所做的是什麼你都見的，因為各家的

前門都是開着的，因此你能夠看見各家的每一隻角裏。

屋的後面矗立着高的竹子；竹子是歡迎的，因為這是一種極有用的樹。竹的身材當做屋的架子，竹的葉常常當作屋蓋。竹可製造碟子，盒子，盆子，碗，槩，輸水的筒和取水的器，釣魚的竿，插花的瓶，煙斗的幹，桶的箍，扇，傘，和許多其他的東西，而嫩的竹芽是吃的，而且當作美味。

在晴明的夏夜裏，日裏的工作已經完畢，村裏的人們聚在村社的天井裏舉行 *odori* —— 露天跳舞。天井裏用大的美麗紙燈裝飾，但是有一盞特別的燈叫做 *toro*（一盞點在籃裏的燈）。*toro* 終是兩英尺方五英尺高的一面寫着舉行跳舞的那個廟堂所供的神祇的名字，另一面寫上村裏的一個少年人所作的一種短詩。少年人當中爲了做詩中選，寫在 *toro* 上的名譽，競爭非常劇烈；內中有兩首極小的詩是這樣講的：

『我看着樵夫的草舍下面籬邊開花的櫻樹，彷彿像不及時的雪落在樹



上。』

『夏月悄悄的，移到滴在 *mushashi* 草原上豐草綠葉間的晚露裏，做她的居處。』

少年人和少女們圍住一個立在中間的人環繞着跳舞；他們就從中間的人領取在 *ochoi* 表演的許多跳舞的時間和音樂。跳舞的人常常是青年未嫁娶的人。年長的人們坐在廟裏的階石上看這快樂的遊戲，微微的笑。

### 第十九章 鄉村（續前）

鄉間下雨之日，人民遮蔽他們自己以免雨的沾溼。苦力最合用的雨具是稻草做的一件大衫，長的末端都翹在外面。他用了這件大衫和他的傘狀的大帽就保得住很適意的乾燥。那起沒戴大帽的人帶了一柄油紙的傘也很可以遮住他們。

日本地方下雨的日子很多，夏季裏更多，所以遊歷是不很爽快的。好的路

變爲泥濘，壞的路變爲純粹的池沼，拉人力車的苦力在此中行走，不斷的失去他的草鞋。這類的草鞋叫做 *waraji*，在各方向的路徑上都留着蹤跡，因爲草鞋不久即破，就脫出丟在各小村落的道旁。然而這類草鞋極快極便宜的就換上了，因爲幾乎路旁各家都賣草鞋，一星 (*sen*) 的錢便買得一雙——大約不到半便士。

不但男人們穿着草鞋，就是馬也穿的；這是一種極笨的辦法。馬鞋很厚，用草索縛在馬蹄上。這鞋破得極快，所以另有一束挂在馬鞍上預備路上用；而且在各處村坊裏須要備辦新貨，每四隻一副費便士一枚。

外國游客在日本的鄉村各處走過不得不由人注目，但此外便無事了。鄉裏人很注意和他們自己形狀不同的人，因此他們孜孜不倦的看着和他的動作。然而他們不疎忽的敬禮仍然存在。他們並不去擁擠他；或者若走得太近一點，他們即時告戒走開。英吉利的藝術家派孫 (*Mr. Alfred Parsons*) 有一

次在日本畫圖；一叢的人急於要看他的工作，略略走近他的肘邊。他說：『我吃點心的貼近的小茶店的主人，看見我被立得太近着我的人所煩擾；我第二日早晨來的時候，我察出我昨日工作的地方他已經圍起一圈籬笆了。這籬笆不過是幾支細竹枝，用一條細的線彼此編定，然而沒有一個人敢走進這圈子來的。他們是這樣的一種服從和馴良的人種，只須一條細線橫攔在一條路上，已經足以塞斷一條通路了。』

一個沿着日本的大路和小路走的常見的人就是去看有名的神座的香客，或者，最多的，向着富士山去——聖山。富士山的香客可以從他的裝束上辨出。他渾身穿着白的：白 kimono，白襪，白脚絆，和草鞋。他戴一頂大的面盆式的白帽，又有一條蓑席蓋在兩肩上減輕太陽的熱力或者遮雨。他的頭頸的上套着一串念珠和一個鈴，他走的時候，不息玎玲玎玲的響着。他帶着預備的草鞋一小束，和一支末端鑲着紙的杖。

他的旅行所費極少。他的食物是最儉樸的；他在茶室裏化了半便士得一個床鋪，或者同一個挽留他的村人同住。村人要款待他的貴客，須從村中的棧房裏取出他的最好的器具，因為在鄉村地方這樣的一個貯藏室足夠全村的用了。這類的貯藏室造得極大極堅固，木架子上糊着幾層厚的泥和石膏的壁，又用一扇鐵的或銅的門；所以當火災在某時候確實來了的時候，燒遍了全村，賸給村裏一層煙灰環繞着一所大的棧房，此中有許多村裏的財寶並沒損傷，便準備去裝飾那像着了魔術一般的再會發生的房子。

當睡眠的時間到了，*amato*（木板做的排門）裝滿了房子的周圍，拴得穩固；因為日本人的住所，口裏是這樣開着，晚上便緊緊的關上像封在盒子裏一般。如今除了村裏的更夫之外都靜寂無聲了。更夫的職務是防衛火險和竊賊的。他走上走落，走的時候，拍拍，拍拍，敲着兩片木板。這是發出的信號表明他自己沒有睡着，正在看守他的鄰居的熟眠的人們，而且給竊賊們得知

他正在注意防備他們。

## 第二十章 警察和軍人

最堪注意的就是日本的警察是一個紳士。他是個 samurai，一個世家的人，因此極爲大衆的人民所敬重。他常常是一個日本的短小的人，然而他的身材雖然不過自四英尺十寸至五英尺的高，他是一個極有權力的人。當 samurai 被解散之後，他們能夠改就的職業極少。他們鄙薄農業和商業，內中有許多人成爲僕人，印刷人，和警察。這一種改變看來似乎是怪混亂的工作，然而卻有正當的各理由。

許多 samurai 變爲僕人的緣故，因爲在日本國裏，服務是一件極榮耀的職業；許多變爲印刷人的緣故，因爲 samurai 是一種受過教育的階級，只有他們配做辦理這極糾纏的日本字母的事業；許多變爲警察的緣故，因爲這一種位置正合着他們戰鬪的本能和威權的慣習。他們行施於人民的威權

是完全的，沒有人盤問的；而且這一點也有正當的理由。

四十年以前，可以絕對的被分作兩種階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統治階級是大諸侯們和他們的家臣們——*samurai* 所組成的，大約共有二〇〇〇〇〇〇人數。其餘的人民三八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都是平民——被統治者。而且在古代的時候，大臣離開他的封邑出去旅行，他坐在 *kago*——嚴密的車裏，由他的 *samurai* 的護兵保衛着。若是一個平民遇這儀仗，他就要或者急速從路上退避，或者俯伏不動，等候車子過去；若他不是這樣，*samurai* 就拔出他們的長刀，不等命令就殺死他，而且並沒有一句話說到這一件事的。這一種對待不屬於兩把刀的階級的方法使百姓們十分恭敬 *samurai*，而這一種敬禮現在又移到警察身上去。

日本的警察因爲精熟技擊也被敬禮；他固然短小，那極高大和極有力的外國人終輸在他手裏。他是精練過日本技擊的藝術的——*jujitsu* 我們

近來聽到的很多。用這一種技擊法，一個精練的技士能够捉住他的對手。隨他自己處分，或者由他的高興，略用一點動力，能夠丟出他的對手。有一個文學家說到看見一個小的日本警察逮捕一個偉大的暴動的俄羅斯水手，此人有一英尺多高。這一番似乎在巨人和小兒之間有爭競了。那水手一次一次的對着他細小的對手衝去，但那警察很敏捷的避在一邊，等候正確的機會去抓住他的人。後來機會到了，那水手猛力的一衝，警察用手腕扼住他。那水手直從警察的頭上飛過，大家同跌在十二英尺以外，跌做一堆，看的人都驚得呆了。他自己爬起來的時候，昏亂又半暈，那警察便縛一條繩到他的腰帶裏，得意洋洋的牽他到警察所去。

警察永不必同他自己的人民糾葛的；他們立刻服從，沒有話說的。若是一叢人聚在一起對任何人騷擾，只須一個這樣小的穿號衣的人走上來，吩咐解散，便立刻鎔化了。有時候可以看見他責備一個苦力或人力車夫，爲的是

不道德或別的事。那犯法的人，雙手捧着他的大帽子，每答應一句話，都是恭敬的一鞠躬；看去都謙遜服從。

因爲他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所以他同藝術和藝術家極表同情，而且喜歡幫助在日本圖畫風景的外國人。孟伯詩（Mr. Mortimer Menpes）說：『統共就我所察見的，警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當我畫一家店鋪的時候，一個過路的人偶然向着窗內一看，他就瞪了一眼，正合着我的意思；我就看見那人站在那裏，看着店內，像石象一般的靜靜的站着，直等到我畫畢；這時節警察在街上踱來踱去，因爲幫助一個藝術家很覺得意，除了我的工作之外，到處看看，指示全部交通器具，走別的街去。』

近來世界上既然傳徧了日本軍人的名譽，我們在這裏也不必多說。日本的海陸軍人的堅忍，服從，勇敢，在和俄羅斯大戰的時候已經顯出異常的特色；日本已經證明自己是世界的一個最大的海軍和陸軍的強國了。



日本的軍人，是日本的家庭生活的結果。從他的嬰兒時代起，他就受教導，說他有兩種極大的義務：其一，服從他的父母；其二，服務於他的國家。這毫無疑惑毫無問題的服從的慣習——成爲他的第二天性的慣習，於他從軍的時候有莫大的價值。他在未入行伍之先是個受過訓練的人，他即刻將以前對於他的家庭的尊長的服從心移轉到對於他的長官。

他的第二種服務於他的國家的大義務也引導他向前去成爲完全的軍人。他不但看着他的生命當作已經爲他的皇帝和日本冒險或犧牲的東西，而且他也計算使他自己做一個他的國內的完全有能力的僕人。他對於他的義務上的小事沒有一件忽略的，因爲他恐怕爲了那小事的缺點使他在試驗的日子不得盡他全副的力量。他刷一粒鈕子像安放一尊大礮一般的謹慎；這一種對於任何義務——或大或小——的準備，是日本戰勝俄羅斯的奇勳內的一件大要素。

他在戰的時候不問命令。前此大戰的時候，許多日本軍隊知道他們是差出去就死的，因此使他們可以開一條路給他們的同事們。他們並不畏避。他們喊着他們的『*banzai* 萬歲』——他們日本的喝彩聲——那強硬的小人們衝向噴出火燄和彈殼的戰陣裏去，或者向着來復槍林立的營壘裏去，很慷慨的送他們的生命給大日本——他們出生的國家。

## 第二十一章 兩大節日

我們還沒說到的有兩個大節日，但這兩個大節日卻是極重要的。一個是新年節日，一個是夏季裏的 *bon matsuri* ——死人的節日。新年節日是日本一年裏的大安息日。好幾日沒有人做一點事，大家專心做他們自己的快活。雖然這節日遇在冬季的中間，各街道看去像一座園亭，家家的門前搭着綠樹的牌樓，點綴得像園亭一般。門的兩邊是一支松樹和一支竹竿。這兩件是表示歲暮耐寒的意思；兩件是用草繩聯絡的，而且沿着街道一家一家聯

過去。這條草繩當作是攔住惡鬼走進家裏去的意思，又因這繩保住屋裏的人們一年的幸福。日本的旗纏繞在點綴品的中間，綠色的羽狀的樹枝和鳳尾草紮在周圍，等到看看街道像一座森林。

日本的人民彼此相見都很客氣；即街道裏的乞丐們，彼此相見，也用最有禮的儀式，相對鞠躬；但在這大節日裏鞠躬更要加倍。賀這個節有一個特別的形式；當兩個相識的人相遇的時候不得失少一鞠躬的。宴會很多；紛紛的交送禮物。日本人常常互相送禮，而且各生活的階級送禮給別的各階級和收受禮物的禮節都有一定的例規。禮物常常可以從縛禮物的包裹上的紙線上所挂的小的金黃紙條或紅或白的紙條裏認識。

從最高等的起到最低等的止，各人都加入那時候的行樂。他們彼此拜訪；他們各排大隊行走；他們探訪最華麗最興旺的市集；他們宴會；他們喝茶和酒幾乎不息。天黑之後，各市集看去楚楚如畫，最爲悅目。至於街道和新鋸的

木板所搭的，裝飾華麗的，很長的一行一行的，白色的攤場，都點着不可計數的燈籠；燈籠上畫着紙上所能夠畫的各種顏色；大小不一，從六英寸起高到六英尺。成羣的人穿着他們最華麗的衣服；少女們都光彩絢爛的穿着花紋或條紋的絲織物和美麗的帶子；空氣當中充滿了「的答」「的答」的木屐曳動的聲音，和幾乎各攤場裏所頑的 *samisen* 的「叮玲」「叮玲」的聲音。

成羣的人時時分開讓賽會的人經過。一種是舞龍的；龍的頭極大，而且是一件顏色紙版做成的可怕的東西；挑在一支竹竿上，從上垂下一件長袍，袍內隱着舞弄的人。兩個人帶着鼓和笛走在前面通報龍的到來。其次來了一羣苦力，拖着一部車，車上一羣扮假面戲的人扮演祖傳的服裝；其次一班童子，提起精神的喊着，表演一種古代的跳舞。除夕的晚上舉行一個極希奇的市。日本的慣習，在新年天色未明之前，各人須償還負欠各日本債主的一切欠款。若是他不付還，他就失了名譽。所以在舊年的最後一日，凡是負債的日

本人都向他的家私當中尋覓什物去發賣，便帶了賣的東西到市上去，因他可以得幾星(see)去和債主料理。

在東京的大城裏，各遊客都要去探望這一個市集。約莫一塊兩英里的空地，店鋪分作兩行開張，點着油光閃閃的燈籠，這地方可以看見在較貧的日本人的家庭裏所尋見的各種可想像的東西。每個日本人將裝在兩隻方箱子裏的全世界的財產，挂在竹竿的每一端，揷在他的肩上，到來的時候，他占據一個小鋪子或一段階石路，擺出他可憐的器物。

他帶來的是蓆，或墊褥，或襪縷的衣服，或木屐，或襪，和小的妝飾品，或磁或銀或銅的器皿。有時候他帶來的是真正好東西，乃是墮落在世界裏的家庭的最後的寶貴財物——一幅精妙的刺繡，一具極寶貴的漆器，銅和銀的符，小的象牙盒，廟和塔和鐘樓的縮形，雖然極小，但內中應有的都有，而且是極精美的工作品。各種東西在當年的這一夜都到市裏。

死人節在炎熱的夏天舉行；在日本各處舉行的祭典又種種不同。各處的兒童們，穿了他們最精緻的衣服，各排隊伍走過街道，拿着扇子，旗，燈籠，一面走一面唱歌；但大多數的大城市各有他們自己的祭典的形式。

在長崎地方，凡是在去年死的人的墳墓，都在舉行祭典的第一夜裏用大的光明的燈籠照着。到第二夜和第三夜，一切墳墓都點了燈；各處墳地都有種種顏色的光的一種寶燄。通到墳地去的街路變爲市場，有種種裝點和貨攤，篷子和茶室，各用許多光明的燈籠照耀着。各山上燒着火，各人手裏放出流星，無數成羣結隊的人聚集在墳園裏宴會，作樂，飲酒，舉行他們祖先的紀念；他們以爲他們祖先的靈魂來圍繞他們而且到席上來赴宴的。到了宴會終了的時候，一幕極可驚的奇景到了：預備死人的別離。

『但是在第三夜早晨兩點鐘的時候，忽然看見長行的光明燈籠的隊伍從高處下來，各自聚集在海灣的岸上，那時高山上就漸漸的黑暗和沉靜了。

死人應該在天氣未明之前下船隱藏這是命運注定的。活人已經爲他們編就幾千隻草的小船，船裏各備着些果子和幾塊錢。那些小船裏都裝着照耀墳山用過的各色燈籠；蓆做的小風篷向着風張開，早晨的微風吹他們繞着海灣散開，他們在海灣裏不久就燒化。據說是全副的小艦隊焚燒起來，各方向都結成大的一條一條的火帶。死人離開得快。一到最後的船已經沉沒，最後的火光就滅了，那最後的精魂已經又從世界上告別了。』

